

泌園集

八



泌園集卷二十六

明烏程董份著

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贈右都督陸公祠堂記

介菴陸公既卒其子都督公構公祠堂成來請記予曰古者公卿大夫身有功德顯名爵于後者其子孫祀之爲世世不毀之廟或子孫名爵之顯追其先人以本功德所自者亦得以立廟今制廟不得立而祠堂者實廟之遺意也予聞陸氏自唐開成以來吳越間號稱鉅宗及其支徙平湖自明興鮮有顯者至公始從獻皇帝于藩扈今上纂統起家掌錦衣衛事授都督僉事又以子貴贈右都督平湖之陸顯自公始方上銳精圖治一時

百司靡當其意者獨公與二三輔弼之臣雅見信納詔獄務分別其原雖上所震怒反讞卒持其請犯雷霆而保全者不可勝數昔于公爲一縣尉其所活者有限而自許高大其門至封侯累世于氏爲漢世家今公所持皆天下大獄所株連縉紳而關國體者也公之大節如此固卓然開陸氏宗矣其平生謹醇躬行孝弟終始精白遺範餘度施之家者皆足以教後世而子都督能奉其教茂忠崇德以擴大前業受隆眷而列峻班陸氏功名益顯公之貽也然則公宜世世得祀而都督追本所自特祠以祀公實宜祠堂在今承天府某地或言公本生浙而祠在楚何也都督曰嗟乎先公之志也始先公

藩府儀衛之一隸臣也遭值獻皇帝知遇服在左右者三十餘年未嘗有一日譴訶之過寵注深渥獨踰等倫因緣舊恩遂得進用雖今上拔擢之明實秋毫皆先帝之賜也當夫鼎湖攀髯先公恨不卽死以報今其驅策甫効得下從九京足矣夫精衛填海而不息烈士結草而不變言其性之不可移而心之不易化也先公雖歿使其有知豈以一日而忘顯陵之側乎故卽其地而建祠焉彼山川之勝昔之所嘗託乘而游也宮闕之壯昔之所嘗扣闥而謁也土風謠俗之美昔之所嘗憑軾而問也仰藉寵靈生死如一妥神而佑享先公之志畢矣于是識者皆曰休哉夫死不忘君者謂之純忠善成父

志者謂之大孝斯祠之建而忠孝之節備焉不可以不
書也抑予嘗從駕承天見其父老語及獻皇帝豐芑之
仁往往慕思感歎于田野隴畝之上至有泣下欷歔者
此其于當時左右之臣可知也公勤勞猶久尤有德于
其人此其望公之祠徘徊咨嗟而不忍去者又可知也
予聞朱邑之于桐鄉叔子之于襄峴其人尸祝祠守悲
哀歷世而不已承天在江漢之間峴所近也儻亦有聞
昔人墮淚之事而作者乎公豈但爲陸氏不毀之廟也
與哉予辱交公父子故備著祠之本末而并載都督之
言以告于後且欲附于峴首之義云祠堂凡若干楹成

于某月日

御史大夫左司馬嵒翁張公定浙變記

初浙之有兵變也按部使者以聞因請重臣鎮之而朝議以右司馬張公者自爲令有應變才名重天下及四爲填撫而定皖難定上谷虜難彰彰著大功名益重卽欲坐鎮非張公不可乃以右司馬兼中丞督撫浙云浙故無兵有兵自總督胡公始方嘉靖間倭剽掠甚暴而胡公盡括浙中儲以禦倭因募甌婺間兵若奉驕子厚其月餉恤其家時時數校閱多設金帛屠牛羊豕賞勞一閱費數百千而兵亦自恃能抗倭漿酒藿肉好氣爲雄豪多恣胡公故闊大輕揮金略文法頗縱舍當是時倭急其勢然也而胡公亦以此成禦倭功及旣久倭不

來兵無事而浙中儲已括盡乏軍興繼者不得不節縮
月餉益減校閱亦益希賞益薄夫其始汰而未簡微也
兵皆有怏怏心會執政益務節省名多刻核言者承指
復議減浙餉部既覆矣而中丞吳公性節廉多畏慎悉
如部覆行兵怏怏益甚又見浙無他兵而九營者其七
防汎二居守皆藉其力因自懇執羈的効扞衛積有勞
而餉益減不聊生遂從汎甬東而營中譟吳公曰是有
言者覆者已著令吾知奉詔旨行事耳豈吾得專數諭
之而譟不已遂治其甚者以軍法兵益恨之而執政行
錢法益峻餉既減又雜錢而市中錢不行食益不給而
馬文英吳廷用二酋者兵之尤桀黠者也遂畫謀率眾

首難乃先詣按部使者愬而按部兩公皆豁達知人情
閱其食不給慰拊之因力言吳公吳亦悟示以明日集
所司議矣而兵旣聚洶洶不能卽還復詣治餉僉事愬
治餉厲聲罵眾益激而二酋攘臂前欲摔治餉治餉亟
辟匿眾無所發怒而二酋謂眾曰業已搆不可解矣遂
皆至幕府譟而轅門閉乃斬門入廨發其橐意有重貨
而盡發無有也因躡尋吳公擁至營所以犯吳者不可
勝道復詭責吳股削私橐勒手狀而以官帑金二千贖
之其時天久陰晦冥乾坤幾易置矣以是浙中人日夜
望張公來定變而張公夕受命朝辭闕以單車疾馳數
千里過嘉禾而謀以民變告矣二變交作兇逆參會人

錯愕而公不顧叱其馭曰驅之復疾馳數十百里至浙
入幕府入則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而民擁二千餘
當幕府前譟矣公命大開轅門屏騶從單車出當衢旁
無一人輿隸皆股慄公獨正色諭毋反且問所以譟者
何而丁仕卿者尤民之最桀黠首難者也相率言吏擣
虔不公踐更有私不法愬上官見抑不平公乃笑曰是
特易耳何至以細故取族罪乃下檄悉如愬責吏除之
檄已因遣散去民不意公初至挺身出不敢動因皆陽
散去而民先一日燔緡紳家攜金錢得利又見兵變有
利無害以爲官莫奈我何也夕益聚各據諸巷以所奪
諸絳襦裙折竿爲旗矯令令每家縣一燈十家插一旗

巷如白日而一燔諸大姓擄金錢一多燒掇焚杆火光
赤天震呼動地公乃密召遊擊徐景星曰民果反矣顧
今無見兵而能制民者獨營兵耳營兵方負重罪汝試
往說之宜動動卽與來徐知兵善辭說一緩頰得要領
且宣布公威德無貳兵果動而是時七營兵已出汛獨
兩營與二酋在因悉來公乃召其伍長曰前幕府誠過
欲汝捐軀而食不給又軍法治汝非盡汝罪也然汝亦
甚矣今有可以轉逆爲順易禍爲福者于汝何如夫汝
眾皆鷹揚甲士而亂民烏合取之如几上肉耳汝能自
効否皆叩頭曰願盡力又召二酋諦視曰昔首難而自
縛以獻者非汝耶曰死罪有之公笑曰誠壯士然古壯

士死義耳昔自縛爲逆鬼而今自効爲忠魂二者不可同語矣且汝知不免而不知立功知重負而不知贖罪何不智也以鷹揚士而不能取烏合民何無勇也卽智且用是轉逆爲順易禍爲福在須臾時矣二酋復叩首曰願盡出力以諭眾眾皆叩首曰願盡力于是以徐遊擊所將爲中軍以兩營爲左右翼連三戰三捷遂于民所燔擄處擒百五十人而以丁仕卿韓謹等渠魁五十人奉勅便宜誅之而其餘或末減或釋有差厘三日而事定公乃曰亂民當誅良民當撫乃亟改踐更役罷間架稅間架稅者天下所無而會城所獨有者也因疏亟罷之而會城人懽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

益問諸郡疾苦而小者立斷大者疏聞曠然與更始諸
郡人亦歡呼感曰公天人也吾屬自是得生矣而公以
民心既定軍志當安安之必自月餉始月餉者前如胡
公則太浮後如吳公則太減乃損胡公十之五哀吳公
三之一而酌其中焉兵足食矣乃錄平亂功而二酋得
冠服諸營得賞資兵知信矣乃開顏以接之虛懷以待
之眞實不欺表裏靡間兵無疑矣而公獨念名分者國
冢之大體綱常者天地之大經故君臣無將上下無越
越者將之漸也漸不可長微不可忽故權宜者一時之
術而法紀者萬世之防當其變則權或可行及其終則
法所當正是以脅從或罔治而渠魁必先決然公又念

假以他事而密決之則法不當其情無以服反仄待其
汎地而分決之則刑不與眾共無以示大公故復召徐
遊擊徧示各營以幕府雖尙寬而天子必無赦然誅一
以警百者天子之法而借一以安百者幕府之仁誠各
營皆送一渠魁則五千人安矣于是日而得七渠魁
皆反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而二酋者旣陷諸營于大
惡又歛諸營之鉅財稔惡不悛眾憤所積宥不可再得
倖不可屢徼諸營棄出之亦仄接就戮曰罪自取無怨
而諸營以有罪旣得無辜益安皆懼呼感曰公天人也
吾屬自是有生矣然子聞公始受命也有勸公請調兵
者公弗應有欲以兵助公者公亦弗應而遂單車至浙

又單車出臨衢斯亦岌岌哉而竟能轉瞬不旋踵成是
功也使非成算定于中斯豈以身試者哉及其以一身
居五千人之上可謂虎穴嚮使舉事一不當可勝道哉
而戮者無怨存者騰懼斯所謂抗其背扼其喉卒取虎
子以出者哉夫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至其正名分定綱常光明磊落益不可及矣史董
氏曰始張公成浙功而予浙人也以父母之邦親所聞
睹而茂賢公卿之勳業弗錄心慙焉遂稍次爲記而會
天子眷寵轉公左司馬晉御史大夫召還將得代移幕
府湖郡而湖守熊侯舊爲公屬欲公功名垂永久與其
倅來乞予言贈公予遂以所記著者授之云

張君東墅記

潯地小人眾民稠居而櫛比無閒曠之隙曠特在四野其東倚大道有廣原莓田益東頗有林澤之饒歲時好事者每多東游而予家潯東也曩予甚困時時行林澤間道誦其書罷卽時與客取飲醉臥歌呼與游者相應樂也已而感歎坐中歛歔莫知其所爲者然好數往率以是爲常其後仕宦京師陸沈金馬間多默不自得每思潯林澤之可游者積一數年乃得請告歸而居潯好事者益駕艇設樓旆多從鼓鐘笙歌招邀載酒爲樂慷慨道故歷歷曩時事而諸公雅游輒授簡爲文辭賦詩雍容甚盛當是時張君在坐予私觀其有翩翩之思焉

會予告滿復治裝道由潯東斷北入都駐蓋俯仰林澤
久之與客別而去其後予入都而病每念未嘗不在潯
東所歌遊處也其悔之甚嘗與客言人強其性則怫而
病滋辟之筍魚笱烏雖日飾以芬餌饗以珍粒不加縱
之湛淵任以林蔚也且旣不可同日語矣乃者暫游淵
而適蔚又復內之筍笱其情可勝道哉良久予病不已
徐子者好方多奇素與予甚善乃從潯暑赤日中走數
千里入都視予病病方差因從容曰楚人有云人之思
故在其病子越人也其聲之越久矣今潯東諸林澤處
何如諸游者今無恙否徐子爲備道其處因言張君者
最喜客慕游數爲樂潯之東其自稱東墅也子蹶而歎

曰嗟乎夫溥子有終焉之志向者將樂而忘老願不早
自定驅馳於塵埃車馬之間使張君得藉而有之誠不
能無少望也予聞張君厭纖嗇好閒雅曩之所見其翩
翩者不誣也夫人既已委質于朝此于魚鳥之性宜不
自遂已張君方年少不爲祿宦卽極其所往比之濯波
清冷而負風寥廓也則東墅且屬之張君明矣徐子曰
予行急張君則有言曰夫人所居不同其事亦異棲林
託泉媚一丘壑以自榮者偏方之士也贊廟堂佐區宇
攬四海以爲度者達觀之情也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任職他日得究其度使丘壑者有所庇而安焉不亦
偉與而顧爭勤于田墅之間左矣徐子因挾一卷請所

以贈張君子既高徐子之義又美張君之言遂記其本末如此雖然予病不適用爲我謝張君甚厚予當歸潯水之上與張君言于東墅矣

達尊坊記

達尊坊者侍御君爲大司馬甘泉公湛先生作也達尊之說起自孟子所謂德一齒一爵一者學士大夫多誦習之三者遂並重于世矣而不知孟子蓋首貴德也當先王時設爲高爵重祿以待士非獨榮以位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冕而執干袒而割牲年九十則就而問之載珍而從仄席而坐非獨貴其年也如徒以其位則世之乘時自致居巖廊之上者位不乏人矣如其

年則夫深山窮壑厯眉皓首之人與草木榮瘁終其生以泯泯者亦多矣故爵與壽之爲達尊者蓋皆自夫有德者言之也今先生起掄魁爲國史繼爲大司成晉大宗伯大冢宰復爲大司馬前後四十餘年其爵尊矣年九十餘而康強未艾其壽尊矣然先生自弱冠志聖賢之道方計偕時見白沙公于江門解裝不出深養而靜蓄之一出天下翕然以從願爲弟子者數千人嚮往恐後蓋自弱冠及計偕時天下固視之爲泰山北斗矣爵愈高則望愈重齒益劬則道益隆天下之達尊宜莫踰于先生者蓋天下非爵與齒之難而難乎其爲德也德尊矣而齒爵益尊其斯所以至難與予嘗觀古先王盛

時光嶽氣完有德者必貴用而多以壽考商湯聿求伊尹俾作阿衡而尹歷湯太甲太丁之間年百有餘歲周文王載太公望爲尙父當文武成王之際亦百有餘歲而周公召公畢公輔弼數世天壽平格皆一時元老故欲觀商周之盛者觀此數公可以想見已及周衰以孔子大聖而轍老于行至如顏冉之德號稱亞聖匪惟不用而年亦不永彼其氣之所鍾可知也今先生之出實當孝皇焚香祝天求士之時際治平之極而舉用貴顯則自今皇帝始今皇帝禮樂教化熏蒸宇宙間駸駸過三代矣是以光嶽之氣復完而先生實鍾之足以上配伊望周召之尊侍御君特爲表揚所以顯當世之盛也

不其偉與予舉進士幸與先生同年同出入史館同後
先爲宗伯冢宰今壽不敢謂同也而年亦望八矣特其
德不類無可以稱爵與齒者故樂道侍御君表揚之意
而自志其媿焉是爲記

進士題名記

國朝每廷試進士畢必勒石題名太學命輔臣紀之彰
盛典也迺嘉靖十四年乙未皇上親制策問賜進士三
百二十五人又親品第其一甲而御賜批焉尤至甚盛
也乃題名之石業奉成命而二三臣相繼以去迄今又
十四年而紀勒未就臣大懼闕遺以請上乃命臣份敬
撰伏見明興以來加意進士科題名勒文穹碑貞珉前

後林立相繼照映皆仰成摛辭以表著當代制科之重
鋪張國家延攬材俊之心以對揚詔告諸士其意美而
說備矣然士方其離疏釋褐持表尺書奏對闕下光被
進御遂躋賢途一時名聞而人有榮施之慕故侈是科
而勉其後者蓋當筮仕之期而未有入官之守也今乙
未于茲歷年既多士皆已布列中外百執事而各効其
守顯者稍稍擢用漸進九卿而或則擯去雖欲効用無
繇矣其始未嘗不重而進退異據則所操者殊也昔虞
書稱舜之治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當唐虞時士皆務
實而誠上宜信其言足矣然必明試而庸者蓋言者所
以敷治而功者所以驗言功與言合此聖帝明王之所

務而政化之所以隆也諸進士始之應是科也雖言人
人殊要之不詭于經傳以被采錄則敷奏既皆已善仕
宦十餘年而知增勉凜凜守其官與廢斥者異而方進
不已則明試又已有徵此虞廷之所必庸者也卽欲附
益其說當無所復贅然嘗聞之產闕出崑經三燎而不
變斲瑚璉薦珪璧價連城而爲國鎮者寶玉也啟礪發
土越百鍊而益剛吐虹切玉制鼎列鉉首五材而耀牧
貢者良金也當其士之初進銳志孰不欲砥礪自見謂
勲業可立樹其始節非不能慎及其所遇者眩于前而
所持者惑于內能不阻于中道者難矣至于任煩引重
利害易遷而負荷不易舉歲月移而精神億久而不變

者又益難矣若夫佐國家翊社稷致主于帝王之隆澤
流于海內名垂于後來善始善終與世不朽者則天下
之所至難也蓋嘗觀唐虞政化同天地永久其一時之
臣見于典謨諸篇而稱賢者其人千載有榮聲焉至今
讀其名者有不稱歎而忻樂之者乎斯所謂不朽者諸
進士題名必以穹碑貞珉國家固欲傳之世世紀得人
之盛圖不朽也然始節不慎者其名旣已矣中道者不
能保其久久者不能勉其所至則名之視昔人何如哉
今上至聖大智宏照旁燭灼見宅俊翕受敷施以成帝
王之治巍乎冠古今而莫及已他日史臣紀豐功盛德
必與典謨並傳諸進士之在中外百執事者亦嘗思列

名其間乎夫其始節旣已能勉而至此矣由今至後其道等耳嘗聞唐虞之官維百號稱師師夫豈乏賢而典謨諸篇之所載者何其少也將必其邁德于眾而能爲世所難爲者斯得以列名耶爾中外百執事當以不媿于維百之徒今旣勒名矣其尙益思勉諸夫致主期于唐虞爲臣而思以唐虞之臣自法皆至義也况逢主上之聖已居唐虞之時而不能圖不朽者何其不勇與臣奉命不佞謹作記

大鶴山人記

始予聞蜀多山川之奇古所稱華陽天府之國有劍閣石門岷嶓之觀自昔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之徒以文章

顯于世見號巨麗而聞青城諸山往往多化人羽士棲
息其間予竊心異之意其山川所融結當有然者乃予
好從蜀人士游數問其卓絕之形勝又聞大鶴山在成
都亦諸山一奇也而高子嘗隱其麓予生平數聞高子
賢旣得言大鶴山益奇之每縱言天下名山意未嘗不
在蜀也及子見高子于長安益問知大鶴山良信大鶴
者山形如鶴奮兩翅而下似翔而起勢如振空壯偉崑
特雲霞峰巒所隱見其下而青城諸山皆在左右登望
劍閣石門岷嶓之虛憑沃野陸海之饒千里綦布而其
巔特勝多異靈之迹高子蓋居其巔之阿云高子始爲
學務極廣博貫穿浹洽而嫻于文辭已乃棄去專務含

精苞神反視內固塗卻守眞閉關大鶴山之阿人視其
息深深多自怡悅而采色益溢以爲類古之有道術矣
而高子益復棄去則與其徒講習山中遂究性命之旨
察道德之原務離經釋辭而有以自信其志醇如也予
嘗怪蜀之多奇而相如諸人以文章表著迄千餘年未
聞其有以聖人之道而特起者意其靈氣所發獨深得
于文亦由其源淵所自其從來久矣而山澤之間化人
羽士靈異之迹去華存根要不在於彼而在于此固其
理也而高子迺皆遊其樊而輒以棄去此其所得者有
獨異耶今高子方見用于朝矣當其內信于心雖舉世
奪之不能變也人方嗚嗚訛訛懦者色懼知者心恐而

高子曾不內介于中不須時而眾定矣予嘗觀高子醜
藉深遠而直造逕詣有不可勝道者其殆卓然志于聖
人者與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日想望大鶴山之
厓當與岱宗五嶽並照日月豈但蜀之諸山而已耶予
聞蜀人士近方彬彬皆振於道其義良足多者予且不
待游蜀而能言其山川矣作大鶴山人記

柳州鄧侯留鹿記

柳州爲百粵地上古弗屬秦漢始置郡縮粵駱之會列
在南徼去國萬里自昔見放遠者所徙謫也鄧侯爲侍
御史椒儻好抗論直節不阿徒失權貴人意遂出補是
郡守故事御史非得罪于上或有他故不得輒補郡當

是時鄧侯在御史中獨賢當萬里之郡朝中人多不平之鄧侯則曰嗟乎此自足爲政太守上承明天子剖符下與諸令長惠養百姓俱天子民何得以遠道爲解至則問民所疾苦亟去太甚稍與民約法立爲章程大槩因其俗爲政輔以寬大不一切操治專務以醇德化民因曰郡去國遠化未易達非其民天性殊也守吏道民之路寡而民無繇率教也教之未形而先刑罰卽民何格哉迺修次學官弟子舍多其鍾鏞琴瑟籟簞諸禮樂之備益令士劇切經史明孝弟事上之誼民懽忻從之郡多溪洞諸夷侯多方備禦數諭以威德諸酋感悅無犯郡境者由是柳翕然爲樂治之國矣侯性廉寡嗜好

意澹如也。願獨喜一鹿，暇則親飼之。及政成遷去，民相聚留之者以數百千計。知不可，則皆前請留其鹿。以侯所嘗飼也。曰：庶幾如見侯乎！鹿留郡治中，凡數年。所歲時百姓上郡皆聚觀。鄧公鹿相勸，謹飼。鄉父老至，傳問鄧公鹿無恙否。未幾，憲吏且奪之。柳父老遮道告曰：此賢侯鹿，民不忍殺。願備直買他鹿，二以易一。憲吏怒，皆盡杖其人，卒奪鹿去。於是柳父老相謂曰：吾與若藉留鹿，以思鄧公計已踈矣。今復見奪，且大窮，奈何！相顧感歎。因復曰：卽鹿易奪耳。公治能較然著明恩德，永久誠得學士賢人爲論著其事，傳諸後人。且世不泯絕，詎但鹿在耶？于是廣平徐子仕於朝，爲諫議矣。父老因寄謂

曰徐君策名清朝多所與游能卒念鄧公事否徐以謀
侍御史曹子曹子曰此吾里人素不欺爲仁義者也今
治能果然有以哉史董氏曰仕莫患於擇官官莫患於
擇地使士皆怏怏辭遠則遠方之元元何賴哉夫賢者
旣不肯遠仕卽以謫去默默自恨其下不肖又見放棄
益不務檢省及敗則曰道遠難治今誠得如鄧侯者多
置遠徼爲國家拊循遐方之民亦足明易治之效矣且
鄧侯去而民不忍一鹿是其在郡豈忍違其身之教令
哉昔在召公聽政棠下而民不忍翦伐詩人歌之列于
國風蔽芾之篇是也今夫留鹿之事蓋亦甘棠之遺者
而子適爲史氏使賢侯之業闕而不傳予甚懼焉故記

之以附于召南之義云鄧侯名鉉南郡江陵人也遷廣東按察副使徐子名養正曹子名忭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尙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

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卽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尙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明興以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君加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又其後則其

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上未有不愛變于時者故其異輒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歎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諍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迄于嘉靖甲寅以待將來無窮云嗟乎我祖宗創業至我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

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懍懍其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何有于予言楊君名某吳君名某其詳在題名中

泌園集卷二十七

明烏程董份著

陳後梅入覲文

今天子至仁大聖加意天下閔念元元間者深詔冢宰御史大夫數諭郡國先化道省刑獄所以又安民生至甚厚也茲將以明年大計天下吏治而冢宰御史大夫察郡國之能稱詔指宣德意而民生得安者爲首舉明陟焉于是郡使君陳公發自吳興入奉計將行而郡僚諸公過予議所以贈之者予惟先王制朝覲會同之禮所以聯比天下而安之也自唐虞爲千古治化之極不過在安民而已故其四朝羣后咨十有二牧以柔遠能

邇夫柔遠能邇者招來拊綏馴擾循習所以安之也而至于從欲之治期于無刑百姓時雍四方熙洽則安之極也及周以賓禮親諸侯以慶禮燕諸侯而燕饗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夫愷悌樂只者教誨悅懌惠愛懽忻所以安之也而至于仁厚之化抵于刑措九服式序萬邦來王則安之極也逮漢而先王之道微矣然當其始也長者用而破觚斲雕則網漏而治安及其既也法吏進而鷹擊毛鷲則刑繁而騷動遂使民棄田里而趨獄犴亡本業而競錐刀爭端既開亂階斯啟漢于是幾殆矣故予獨思周之君子焉昔詩人于周南則有騶虞之篇于卷阿則有鳳皇之什

此皆所以咏周之君子者也夫騶虞者不履生草不食
生物此眞天地慈祥之氣也夫鳳皇者非醴泉不飲非
梧桐不棲此眞天地清粹之氣也而騶虞鳳皇者愷悌
樂只之應也予讀其詩未嘗不想見其人而深屬望于
陳公焉予聞陳公始舉進士爲尙書郎也賃逆旅做陋
居三楹中接賓客右爲蒼頭兒竈養而左扃戶讀書歷
數年恬如也會執政或同桑梓歌鹿鳴而公少過從絕
請謁執政益見重嘗身親邀致之遂逡巡乞補郡眾皆
以公爲郎久有高名例不當爲郡皆莫得其故而公終
不言嗟乎此豈以爵祿入其心者哉予嘗觀公潔白如
冰霜堅貞如金石其在郡檢約節省不可勝道而公才

不自露廉畏人知要之則軼埃壻而絕塵者也予以爲
非清粹之氣鍾焉不至此其與人交則藹然若可親温
然若無間其臨民則惻然閔其不逮憮然惟恐傷之其
論讞未嘗深文其訊鞠未嘗動聲色而上無忤意下無
違言是以獄日以希刑日以簡雖可原不可原有釋有
不釋而一念不忍眞可以對日月而質鬼神者也非慈
祥之特鍾焉亦不至此故郡之歌謠興訟聲作其稱公
不同而謂公爲君子之遺風長者之宏度則四境翕然
千人靡異而郡亦自是爲樂土爲安國矣天子至仁大
聖固嘉唐虞美周室者也昔唐虞有車服之庸而周錫
以路車乘馬介以玄衮赤芾則亦車服之義而漢亦賜

璽書黃金高蓋緹紬泥軾漢不足數而實采虞周用之
然則公之功名榮寵何如哉郡丞王侯與吳侯兩張侯
皆亟然子言遂書之

傳

平都蠻傳

都蠻者古西南夷自博望以邛竹造端唐蒙以蒟醬開
道遂出牂牁臨巴笮建越嚮啟沈犁地乃入中國然道
遠阻險武帝揃二方而始通武侯亦七擒而後服蓋桀
獷數反覆難制所從來久矣明興設縣置吏蠻屬版圖
居封域而或服或叛凡遣將十一征其最大者至遣大
司馬信襄城侯瑾提二十萬眾調三省兵費鉅億計始

亦嘗震疊而後稍怠弛扼陘四年師老力詘強弩不穿
魯縞竟不能薄其內城而還蠻遂有輕軍吏心積久益
睥睨僭號自擅諸稱王者數十人嘉隆以來益恣數擁
眾剽攻敘瀘六縣間縱燔燒逞禽獸暴虐屠戮者不啻
萬數刳孕婦槩嬰兒以人命爲戲慘不可言部使者數
以聞而當事者畏難則皆以撫爲解蠻亦詭撫就利然
撫令未徹於夷界而蠻烽已警於蜀郊矣及曾公爲大
中丞撫蜀乃奮曰古稱鑒近事戒前轍今蠻數撫數叛
近事失而前轍覆彰彰著矣而猶欲爲撫是謂委肉餌
虎抱薪撲焚祇資其燎而助其噬也夫一夫不獲仁人
所隱今六縣荼毒萬姓哀號遠近慤然天日爲慘固有

人心者所不忍也而計身以避難緩賊以滋禍將謂民何且蜀三面邊夷輔車相連地壤相接犍焚旣震岷嶓必搖樹撼者本傷肢病者心感未有六縣不靖而全蜀得安者此固疆圉之大計也且今八荒效順四海晏然者以有法在也蠻以小夷隸屬邑而僭王不問首亂不誅叛逆自如禍釁靡已豈治世之所宜有乎此尤法紀之大防也故正法紀所以尊朝廷保疆圉所以衛社稷此人臣所當力持以身殉者也乃慷慨請必征焉而公知敵情識地利審險易虛實得其要領因與將議計曰夫蠻據九縣怙天險而以都寨爲左翼凌霄爲前障自謂鼎足不拔之勢也然法有攻瑕有困堅攻瑕者乘其

易困堅者奪其援乘其易則敵不及救奪其援則莫與
其守此形格而勢禁者也今誠先取凌霄以撤其障障
蔽闕則堂奧孤繼勦都塞以翦其翼翼折則巢窟喪
九縣如拉朽矣此固賊天亡時也疏遂上先是元輔張
相公數以蠻當征而難其人顧獨注公謂辦征蠻者非
公不可及見疏知計所從出乃掀髯起曰嗟乎有以哉
吾固知其辦此也斯所謂虜在目中而玩蠻於股掌之
上矣因貽書勞苦公曰甚善旦暮當掞然奉橐韃稟韜
略奔走以成公志者必大將劉顯而郭成其次也顯束
髮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懼而成父被賊殺讐不
戴天而勇故可用公留意焉又曰夫戰當以蠻攻蠻而

尤當以讐攻蠻六縣之讐蠻深矣因收之以効夫兵無
常形戰無定變善之者出奇無窮茲若以大兵屯堅城
歷其重而別以死士從前道擣其虛此亦制蠻一奇也
公得書與意合大喜會顯以閩事被重劾公遂疏以臨
敵忌易將而用人貴使過屬征方始顯振厲常冠鋒其
所摧敗功足暴天下而閩地遠事久不可知宜稍闢略
拔拭之顯遂釋復用而公以顯才可操縱使也數面諭
數以劄諭諸所慰籍如春煦而時有督責如霜嚴顯得
煦則矢心感而嚴則痛哭懼彼賴公保持而又感且懼
不容不爲公捐軀矣其加意善鼓舞人如此而成故總
戎以論廢乃不待請而卽起家爲劉副焉其越文法亟

拔擢人又如此公左提右挈任二將專轂而益置安大朝劉澤等諸將謂偏裨人人當其才俾盡力而奢効忠者蠻地宣撫大俠也與安國亨世讐殺相犄公乃檄効忠以當敵而牽國亨以制讐効忠無後憂遂率數萬人前進焉乃益拊六縣弔其孤募其勇敢激其憤使子報其父弟報其兄人各爲讐人自爲戰如是者復得萬人兵益振矣而公猶慮將士怵前征之難剋狃進撫之苟媮志惑而銳沮也乃坐幕府開轅門大諭以前後十不同之說歷數百千言因復慷慨曰夫人臣臨枹鼓則忘身衽金革則爭死忘身者不反顧爭死者不旋踵古之義也幕府受命鷹斧鉞以誅叛討賊爲職誓滅此朝食

方有以報天子義不與賊竝生敢有狐疑持兩端惑軍者殺無赦敢有首鼠進退沮軍者殺無赦幕府惟是斧鉞不敢專亦不敢貸爾眾勉哉公忠義激烈一軍無不變色易容壯者裂眦髮指冠弱者聳甲持戈躍皆奮矣而公益重購鼓敵愾懸數萬金城下募先登犒令日益申督戰日益急而公親移營亦益近將憑軾觀戰焉士遂益奮而顯挺身蒙霧雨冒矢石振臂大呼陷陣而成與諸將諸兵繼之果如公本計先破凌霄踰月破都寨再踰月布十餘壁爲連珠營徧九縣下適積雨阻攻蠻亦恃峻死守會九日蠻賽蠻故重賽而是日晦冥雨益甚謂不能攻也且守疲遂聚飲大醉顯訶知之密令所

將將統勁卒千以夜半銜枚攀懸絙縛危堞斬重關直
入蠻大營帳內蠻皆醉臥者寢起者愕我兵亂斫如刈
麻須臾斬營中人略盡夜漸闌成亦率眾隨至而朝與
澤及諸將繼至奢兵與六縣兵及諸官兵皆大至鼓譟
震地攢矛戈橫擊勢若墮城分斬諸營亦立盡間有逸
者顯復遣將追獲之都蠻遂平人皆言諸葛公以五月
渡瀘而公亦以五月大舉裴晉公得李愬以夜半乘大
雪入蔡而公得顯亦以夜半乘大雨入九縣古今忠賢
智謀勳烈相類有若是者亦奇已是役也僅數月而摧
兩重城踣數大寨剗數十百小壘縛首叛虜名王以下
三十六人擒斬五千墜厓竄死者無數築鯨鯢京觀傳

懸藁街除千年未滅之強夷收明興十一征未有之全
捷洩萬姓慘虐之憤弭全蜀百城之憂振天朝三尺之
法而適當天子御極元年明四海八荒底定之兆肇億
萬載太平之基斯亦甚偉矣公因獻諸俘馘并以所獲
古函牛寶鼎諸葛名鼓淳于彝器凡若干以進附周白
環楛矢之義天子大嘉之因肆類上帝禋祀祖廟薦功
與器告武成焉而公與顯等晉官加廕有差云是役也
拓地五百里闢良田二十萬招蠻人數千授耕而度地
制中立城建廨鎮以大將重之憲臣所以防微杜萌控
險壓阨者備矣而上又賜戎縣名崇文置學師弟子蓋
化逆爲順用夏變夷而兵始如雷霆繼若時雨亦誠有

先王之遺意矣予曩承乏史氏身雖退數好紀當世勳業雅知平蠻事甚奇而許使君者嘗爲蜀令以才略選行間親睹事終始茲使君以待御轉浙臬與予言甚詳予因得備著之至是曾公以中丞屢遷至大司空矣史董氏曰始予與司空善見其遵道德樂詩書履繩蹈方雍容儒者也及當疆場非雅素任險難而張弛隨時臨敵變化又何異也豈所謂文武惟其用之而臨事乃見耶然相公獨先識之至其預畫廟堂授計幕府大者論將小者論兵而未卒以奇勝也數言決策萬里若符百不失一異尤甚焉頃者邊數奏功虜皆納款廟堂所以制之者謨秘不可知然觀都蠻事可想矣昔在周室召

公分陝太公主兵皆所以夾輔王業者也而至今獨稱
周公有大勳勞不虛哉不虛哉

姚蘆谿傳

姚蘆谿名旭字景陽歸安人也其先世居蘆谿身移家
石門甚悼因輒稱蘆谿人曰蘆谿君云蘆谿君家世有
行義名族曾大父能華更饒益貲甲邑中父玘坐邑長
賦多負單竭逮繫廢產業什九然蘆谿君性闊達自喜
不樂間處時時從所游知交爲不訾省卽羨餘主者不
得計後業屢匱念任施不忘人以蘆谿君雖乃貧能輕
散千金卓犖不顧籍丈夫也蘆谿君少補邑弟子員數
射省試不中中貢爲太學生尋拜高郵州判治水邳故

苦水蘆谿君至則乃召訊與人徒察視水道修維揚漕
達淮三百里民人歌之曰誰爲堤者吳興陽淮水浩浩
繇維揚堤成又治堤筒以便旱澇瀦瀦父老慕思言水
利者必曰姚君所爲也郵湖某年忽大風舟楫猝覆溺
蘆谿君亟至湖上天黯黯震蕩湖上諸眾人善溺人皆
盡怖亡計乃趣召募設方略掩救重與約給賞民氣倍
往赴全活者死得屍葬者凡數十百人當是時獲舟貲
萬計立剖皆識還主無主者犒與約賞給者皆立盡然
其人不親惟察之見金貲多或疑君君聞乃曰長吏幸
奉命川澤之任無所逃罪卽幸有全活抵獲慮不免適
矣用是被語言誣污不亦微甚耶人亦自信其心民眾

如噉日何懼不願嘗假州刺史氏千戶劉者武皇帝南
巡卒至郵郵夫不具劉使人持檄徵徒徒懼自縊有望
劉者坐論死劾繫郵非其罪也使者雜問凡歷年逾十
數輩且就決會蘆溪君行囚囚貧久繫念且死不敢言
則爲出廉得其狀歎曰吏傳致罪一至此乎白御史出
之御史甚異君君益習數引可否凡爲平讞其它者皆
報當郵富人宗疆爲橫株連勢家介其權豪暴侵甚民
人告言貨州刺史勿治刺史卽問挾上官義格往往莫
能制蘆谿君卒爲考立上之君性徇決遇事不疑難敢
自任不能鄉上官意便私附有勢動創大端結怨富家
至轉相飛語搖惑並瑕釁之居官好慰籍賓客賓客往

往而有稍稍關說性多易壹語意合便見情素好大度
專慕誠長者處人不虞爲欺率爲人所負終以此失官
云然蘆谿君不悔也益甚每居常見客則心開嘗言往
在郵碌碌無可紀惟涼夏入郵諸湖從二三好游繇百
餘里抵芙蓉中行獨此今猶暢耳其爲人軼蕩不能沾
沾從宦思可想矣初蘆谿君家多故弟仲主出進多侵
君佯不省破已業推與償貸仲復流落傾力收養葬之
貧昆弟疏遠謹護之尤厚賑人之亟篤于親故非必有
所事學其質行性慤然也其在郵邵烈女善果者許聘
未嫁而夫死父愬有司改適掠苦之邵窮自盡蘆谿君
慟潛承睫匍匐合葬其夫表其事聞會去未報每言之

有傷心者竟其死死且誠其子屬曰仲死兒在外若爲
計歸之可謂爲義不懈歿不忘仁者已董份曰始予先
人爲子言姚蘆谿之爲人長者及子見蘆谿于苕霅之
間觀其恂恂君子也不虛哉以明興斲雕爲朴天下循
循然號稱淳壹近者稍稍智故益出矣然俗流漸靡子
每見長老言問往者謠俗大略每咨嗟久之不能去云
蘆谿之奇節慷慨要歸于篤厚斯亦曩者之俗乎語曰
政事俯仰大人之符斯則其所短乎其歿茅坤稍論其
行事予又善其子翼故迺備著之云

頌

擬上大閱頌有序

夫兵者聖王御世所以戢亂致寧讐遠綏近助化道之
流保安長治之微慮也故急則施戰寬則訓習形實相
加用之有先後也孔子稱不教而戰是謂棄民三代以
來至周所載其言簡闕之事詳矣當是時九夷通道西
旅底貢永清于四海蓋安不忘危逸能惟始所以繫苞
桑而固磐石爲萬世計也周道旣闕軍旅盡廢四夷交
侵宣王能選車徒之盛會諸侯於東都復文武之境土
則詩人美之車攻吉日所由作也若然者豈非遇變而
修因難施警固中興之茂主而帝王之軼節與及至晉
侯定襄則大蒐示禮楚子興霸則五年簡兵皆以橫行
中國扶衰起微位在藩臣而臚于征伐君子懼焉春秋

不非者以善用其民能存先王之制也夫治平盛時有如彼令王名侯則如此信矣兵之簡闕上世之務也明興光有四海外控百蠻重譯殊俗盈溢闕廷施于奕世至明天子益修禮樂致德順遠方之物異國之奏請謁獻見不可勝道主上躬於明堂臨觀而四方輻輳焉間者匈奴丁運再入內塞山西被創天子憮然詔下廷議于是羣臣皆言曰北虜爲患不靖之日久矣自古而記之賴皇祖威德驅逐絕遠斥候達乎沙漠闢地萬里經日月所出入至異績也今陛下躬親神武體行遠德奉承天統明開聖績振累世之業握萬國之籍廣制馭之道顯懷來之路響應方外四荒嚮風稱臣來王厥角稽

首日不暇給泰階熙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可謂至治而蠢夷干紀至厯上慮臣等愚不逮事竊以陛下當百王之運監于上古憲法祖宗捐益潤飭興制改作補前人之未遑成一代之宏典甚盛備也而簡閱之禮有司缺而未講夫禮有六者君居其一非所以示制作之全也承平偃武卒遇有事一旦奮勵之難宜及國家小警舉中冬大司馬之法略采近世之制折衷明之典章陛下幸時臨之六師訓教威靈顯昭外以備國容而振軍實內舉制度以貽永久實萬世之策非但震懼夷虜而已也制曰可其下大司馬舉行朕將親往焉可不謂聖人覩微而作者乎非大聖人孰能當此受命而創制者

耶臣乃作頌曰於皇上天肆異有明厥保定耳其德克承克君克長萬方來王夙夜惟靖乃戢于兵厥惟戢之匪厥戮之帝受孫子卽戎秩之乃命宗伯咨爾軍禮司馬致民爰振其旅芒芒大田野有林麓虞人萊田衡師待闕中冬之月馳我君輿自于玉宮載馳載驅革路有就四駟孔所龍勒幃纓樊鵠大麾弧旌枉矢烏旗龍旂天子至止原野之區艾蘭爲防置旃轅門選徒旣戒陳之如雲百官象事六師受成樹表有五卽車于營懸鼓鑄鐻振鐸授鉦識其旗物辨號與名聽誓于陳狗以斬牲乃坐乃作進止以聲陳師簡眾戰陳不渝鵝鶴魚麗箕張翼舒天運其軸地潛其樞我司我局我展我維羣

力並作眾勇咸附受夫既同捨矢如破挾其戈矛力如
虺虎如霆如雷助王之威甲如日張旗如雲輿是鼓是
震不謦不奔是訓是戒止如干城乃獻天子公言錫福
武夫腹心既優既渥戎狄是膺萬世侯服皇皇穆穆有
萬斯祿

贊

雲厓公贊

嗟乎我公其貌雖癯其中則腴苞括圖籙枕籍詩書質
行堅確金石不渝秉性溫粹璞玉渾如其古之長者世
之醇儒與始嘗分符出宰名邑彈琴化成強項不屈繼
把郡麾益以悃愾務循良緣飾經術政不尙威威以

道立治不近名名以實溢遂躋憲臺甄陶東國講業齊
魯觀風鄒嶧遵崇遺教振揚明德匪直也文身以作則
衡鑑昭懸矩矱靡忒善類以興多士咸植廟堂方推泉
路奄及何德之有餘而命之弗恤也份昔忝宮牆幸侍
几席本慚周樸視同趙璧方媿鸞搶期之鵬翼歷五十
年况如一日高山既摧景行何卽茲睹丹青若覲顏色
撫然內省惋焉心泣言不敢阿褒不能悉貽之後來庶
備采述

方伯西臯公贊

維吾紀公天之所篤和不隨時介不絕俗碩德清操如
金如玉宜登巖廊允秉鈞軸一陟薇垣遂稱止足遵彼

西臯宛在空谷謂當永年何遽弗祿覩其遺容爰想芳
躅傷哉若人悲我心曲

雜著

奉贈大天卿章南周公北上帳詞

伏以漢室寵卓異之政每拔萃以超倫周家重端揆之
司必陳殷而置輔凡此天曹之特擢總由宸極之殊恩
慶治巖廊權騰寰宇恭惟大天卿章南周公門下冠世
之才經邦之學德如全璧內溫潤而外光輝操若斷金
性堅剛而質精粹惟此吳都之鉅邑素稱天府之奧區
聯袂成帷不數臨淄之殷盛馳車擊轂誰言齊國之浩
穰民喜夸奢綺縞並爭于靡麗功施伎巧繡文益競于

新奇顧旱潦之荐仍乃荒菑之連值已多凋瘵之實猶
襲繁華之名名襲繁華世路最叢于責備實多凋瘵閭
閻曷副于徵輸人皆視之以極難公獨當之而甚易志
崇精白昭宣儉約之風道合冲玄密運感通之造塵滿
萊蕪之甌其趣轉高并飲廣川之泉其心不易本自清
標而作準頓令澆俗以回淳兒大夫治內史以寬和反
成課最黃丞相導潁川以禮讓淨弭訟爭且遠近咸服
于神明事何能隱更上下悉推于愷悌情豈忍欺用使
吏無舞文人知樂業棄刀錐而趨耒耜釋犴狴而反田
廬禾黍茂登鴻鴈之歌將起萑蒲息警鯨鯢之浪永消
眞易危以爲安乃轉否而爲泰單父之琴聲不輟化理

彌崇武城之絃誦方興升平有賴諸臺察舉謂爲海內
無雙三殿傳宣考舉天下第一思頒綸綍聖皇知人之
哲以彰任重銓衡賢臣報主之忠彌切五鳳銜書而初
下雙鳧擁舄以高飛越仙郎列宿之垣依太宰文昌之
位懸冰壺于銀漢將隨日月以同光揭水鏡于瑤空願
普乾坤而並照知三宅顓三俊以立政而贊于王總六
典統六朝爰秉公而佐其長惟力持于國是斯允協于
淵衷中朝仄席以待高賢舊治以難于再借闔邑攀轅
而留遺愛新詞聊展于羣情詞曰天上春生覩一朵紅
雲捧護瑤京擁出丹詔煥下青冥專畀掌握銓衡便題
才三殿預啟事品隲羣英贊皇心蕩蕩王道平平朝堂

正清畫省把寶鑑高懸玉燭和凝照耀文昌昭回霄漢
參贊日月光明滿三台垣裏諸星宿接引同登勒勳名
商家彝鼎漢閣丹青 右調春從天上來

題湯詹簿遺像

予始見公入而趨銅龍門其氣翩如也繼見公出而攝
竹虎符其志豁如也方其授簡援筆則藝林不能踰焉
及其操牘斷案則法家不能難焉予猶想見其材而推
服其槩也然在朝譽流而忌集在郡政播而謗隨其直
道之難遵而國論之靡定耶予嘗觀世踟趨而闊達以
遭議者不可勝數然古人貴奇節而未世重小拘則將
何從哉公之睥睨當路則王公大人雖恩之而或不當

其意其濡煦故人則貧交下士雖負之而終不悔于心
蓋公之所懷已出于榮毀之外故其所遇卒損于愛憎
之途亦其理也又何恨之有雖然公往矣天下知其名
識者誦其義其風神如常存也其襟抱如可挹也見公
丹青之遺者寧獨不感而辱公金石之契者寧獨不悲
書此悵然呼其嗟矣

題天聖寺重修冊後

天聖錯龍盤柱竒已佛氏善幻其神通不可知往往如
此然非趙學士表著之亦未必章章至今顯也寺有古
檜相傳自齊梁間植所從來久學士數登其堂咏焉又
嘗圖其四壁爲瀟湘烟景二墨竹二識者稱其妙品迄

元至明興天聖之盛爲郡第一旣而柱龍以雷雨夕躍
去尤奇殿遂廢古檜堂亦圯數十年來或圯或侵且漸
湮滅而四壁之圖獨存其三郡侯金溪張公以政成暇
出遊尋錯龍盤碑得之草莽間雖殘缺喜其與圖尙存
想前賢之風流邈名刹之遺迹慨然咨嗟低徊不能去
因捐俸畀僧葺修好事者咸樂爲助舉廢飭圯工漸奏
成公遂爲碑紀其本末而縉紳大夫相與爲文若詩播
傳詞林積之冊帙蓋天聖且復盛矣僧攜帙來乞予言
予惟古大寺之興必有神通以運其始而亦必有紀載
以述其成然後足以貽于後來垂之永久凡張公所以
依依天聖者重學士之碑與圖也學士在當時其文辭

爲元首稱而書法繪事妙天下宜公重之若是天聖復
興以有碑與圖耳今公文旣卓絕善大書兼長行楷其
碑與學士相照映且公自司理以來郡之廢者舉之圯
者飭之諸所維持法紀保護民生者有大功德民亦皆
大權喜則古檜與甘棠勿翦而寺碑與峴首相望永永
無墜可知矣予遂題其後以附于召南之咏江漢之思
俾千百載寺倚之重云

泌園集卷二十八

明烏程董份著

嶺南平寇碑

嶺南古粵地自秦棄弗屬當漢盛時武皇遣伏波樓船
二將率十萬師征定之分其地爲珠厓儋耳諸郡而未
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厓乃大叛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
興大兵歷數年費以三萬萬計弗能討罷之亦棄弗屬
而漢亦遂衰矣夫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而其關國
盛衰亦如此明興統御萬國際天極地皆入版圖而粵
爲天下兩都會朔南暨聲教矣然治久則孽生地險則
易阻而嘉靖間巨賊李茂陳德樂二酋者乘倭外訌而

內造亂焉當是時亦嘗聚兵會剿矣或言兩難並發民恐弗堪不若且撫寇而專事倭便而賊猾窺指亦願就撫乃撫之而于海壖之側所謂鋪前者安置焉而鋪前與珠池最近珠池者國之大禁賊之故所睥睨者也撫旣久遂擁眾數犯禁盜池而椎薶剽攻遇商賈則掠商賈有居民則劫居民與官兵格殺無忌于是前直指蔡公夢說悟安置海壖之非也亟以計徙置城內焉然賊雖徙而徒黨在海澳者亡慮數百千人大者稱澳主小者各有名號皆分布諸澳中而益造桐艚諸戈船亡慮數十百艘亦密藏諸澳中數召集天下亡命奸人豪俠劍客與羣黨雜居其志叵測矣當事者欲置弗問則賊

方縱橫恐爲大亂之漸以貽後憂欲亟治之則賊旣受撫恐發大難之端以嬰始禍皆相顧莫敢言而西粵開府劉公膺特簡晉少司馬總制兩粵至則奮然曰春秋譏不討賊而酋本首逆蒙宥不悛因撫益恣固于法之必討者也且酋旣叵測而結構益多倘一日定謀俾在澳者自外起酋從中應之可無寒心哉吾固計之熟矣彼二酋者擒亦反不擒亦反擒之則反速而禍淺不擒則反遲而禍深深則莫可爲矣吾寧任其淺者遂決計擒而置獄焉公預料二酋朝擒羣黨必夕起起必自清瀾始與澳近也乃命鎮城戒嚴而檄參將楊友桂者提兵謹斥候防禦勿失旣而賊果如公料飛書城中約內

外並起而邏卒以戒嚴輯得其書遂閉城大索計不得
行而是夜犯清瀾者友桂違節制亡備賊遂突入猖獗
勢洶洶矣公乃與直指黃公正色極論友桂失職罪亟
去之而以可任者攝焉直指公者秉綱紀振風裁飭厲
文武與公同心討賊軍令益嚴而總戎李君棟者具謀
勇尙忠義數踴躍赴敵名將也而布政司右使程君拱
宸分守道左參政徐君應奎右參政熊君維學左參議
李君一陽按察使徐君用檢兵巡兼提督學校副使孫
君秉陽兵巡副使黃君時雨古君之賢海道副使趙君
善政兵巡僉事許君國瓚提督學校兼兵巡僉事郭君
子直或臨敵或督餉或紀功雖職不同而皆運謨略贍

才猷竭精思佐碩畫皆極一時之選者也公于是檄總
戎駕艤艦親入海而兵巡孫黃諸君統舟師繼之分其
兵爲三道一從中出一繞其左一夾其右三道並進而
清瀾之賊自見始方突出莫能當以爲大軍未必卽合
可遂橫行也及見三道兵掩至皆失色錯愕而我軍遂
出其不意橫擊之屢戰屢勝轉至碇港則遂陷其中堅
而澳黨所謂蔡番鬼陳二者賊中稱爲澳主倚爲冠
鋒者也而一時皆殲焉則諸黨遂不能支而我軍大呼
追擊遂俘斬六百有奇溺死無算而澳賊悉盡矣公方
凱旋饗士而妖賊李圓朗者作焉圓朗以符呪蠱惑楚
粵間而楚粵間好鬼信禳祥從之者眾遂刻符造印祭

旗分遣其徒約期日各從所在自韶州起而粵以北皆
煽搖動矣公急馳檄授計先其未發剿之不旬日而俘
斬百有奇梟其首妖盡釋所協從者翕然遂定焉而珠
池之賊又報矣珠賊者澳之別黨與澳故相盜犯而犄
角者也至是乃大集焉公復檄總戎出海而兵巡孫黃
與徐許諸君繼之分其兵爲四哨大約與澳戰同而珠
賊之數與澳則倍我軍乘勝益奮進擊益力故其所摧
敗益多遂俘斬壹千壹百捌十有奇合前共壹千柒百
玖十有奇凡公所俘斬處皆漢故珠厓地也此其功亦
可想見矣而是役也予獨甚奇焉軍志曰客倍而主人
半言必十而攻五者攻之常法也而官兵攻賊則兵易

弋賊亦熾卽以十攻一或猶有慮焉公獨銳然用之以
我之一攻賊之十而一者無損十者無遺所謂得全全
昌者也其奇一也諺言雖有烏獲不能以一手舉雙鼎
雖有后羿不能以一矢殪兩狼言敵多則難爲力也今
粵適邁兇會一賊方弭一賊繼之而公左投則左勝右
投則右勝終投則終勝鼓鐘而奏凱者寔不停于轅門
露布而獻俘者使不絕于朝闕其奇二也傳言搏牛之
蟲不可破磯蝨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言戰易疲而勝
難再也公于澳戰兵不遺力矣而珠賊益倍俘斬益多
其奇三也夫兵固貴速馮奉世所謂一舉而疾決與曠
日相萬也甚言遲速之辨遠也蓋遲則軍興易乏師饋

難繼而賊旣數至矣倘不疾決則于彼爲樹敵于此爲
分兵分兵則此孤樹敵則彼眾而持久情見勢格力窮
益自敝矣今公每戰則鼓不再疊旗不重褰而如迅雷
之驚人無不震衝颺之激草無弗靡蓋七旬而三捷焉
其奇四也古言兵興則糧隨故賊之戕民者七而兵之
累民者三其苦均也今公止用見兵給以常餉而兵不
別調餉不加益故賊凡三戰費止千緡爲粵平大憝除
大害而農不廢耒女不罷機吏不叩門市不輟貿怗然
若無知焉是以懽聲震天歌舞亘地蓋喜其地旣無賊
而民不知有兵其奇五也公本儒者敦禮義誦詩書揖
讓尊俎間耳而聞公御軍有法應敵甚閒見始而慮終

因微而知著策一籌則千里響應計一定則百變合符
雖司馬法之雍容穰苴之秘奧無以加也當其時狼烽
數舉羽檄交至而神色不動起居晏如方與客嘯談卽
席賦咏雖葛相之麾扇臨陣曹公之橫槊賦詩茂以過
已其奇六也然予聞公之始擒二酋也亦有苦心者已
非專于爲國弗顧其身者不足以任危機非壹于報主
弗貳其志者不足以斷大事夫專于爲國者古之所謂
樸忠也壹于報主者古之所謂純誠也而公忠感天地
誠貫日月此其立功之本而天下所不可及者也于是
天子嘉悅自公以下賞賚各有差而公之功當勒在旂
常垂之竹帛永永無窮矣于是布政司左使張君大忠

與徐按察同請子言徐則已在行間而張之下車適當
飲至之後然公以其明哲沈毅方于善後有賴焉遂併
著之頌曰昔在周宣爲中興主南定海夷北攘獫虜維
時良臣有方有虎實翼王綱是經常武於鑠我皇統天
御宇萬國版圖四方安堵蠢茲么麼曷足膏斧始焉造
逆宜卽醢俎如天之仁宥其遊釜匪恩是思惟兇斯怙
陰懷叵測陽爲就撫爲逋逃藪造作樓櫓犯國大禁抗
兵格阻剽攻居民鈔掠商賈赫茲王法藐焉敢侮愆不
知畏走死如驚以彼稔惡如虎負嵎恐蹈虎口敢撩虎
鬚民不敢指吏亦踟躕桓桓劉公爲國忘軀正色持法
籲天請誅首發大難亦履危機惟其獨斷以剖羣疑忠

誠貫徹明察幾微萬舉咸當一策靡遺爰整其旅秉鉞
誓師以正天討以布皇威觸之者碎擣無不夷制府崇
重孰履行陣惟公驅車凡三移鎮十乘一臨千人咸奮
如飈之擊如霆之震詩歌三捷書紀七旬旣懋其績復
合其辰速往速來悉又悉平地旣無賊民不知兵國之
砥柱粵之干城我思古人厥惟姜召出總征伐入爲師
保惟茲膚功曷弗克劭天生我公本爲社稷將膺寵靈
夾輔周室粵鎮旣寧越裳重譯對揚王休永綏方國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

予嘗覽古忠烈之士英傑之人沒而爲神者有之然或
止于一隅不能及廣遠當其時暴著久則寢微矣至其

歷千餘年如一日自赤縣神州及四海內外莫不尸祝
嚴事之顯赫赫靈胥昭答恍惚精爽至今若在天
地間則未有若漢關公之神者也毘山之有關廟則潘少
保公所特勅也始少保公嘗以大中丞治河矣當是時
河大決淮揚間而淮尤甚卽瓠子之蓄鉅野之溢當不
過是世錯愕莫知所爲而少保馳至淮親詣決所推究
本始知淮故恃堰自漢陳登築高家堰而明興陳平江
加築焉迄二百年淮無河患及堰廢而河決矣是堰之
爲淮利害章章明甚也遂力主築堰人或多方沮格而
少保銳意築之旣築堰又築旁堤二千餘丈堤且就矣
而中有龍門未合龍門者兩堤湊處堤將湊則水益東

勢益衝故俗稱龍門者言如禹治龍門之難也蓋是堤
之將成而潰者再矣而少保銳欲成之末且合眾力大
舉益以汜成而怪風濤陡作堤忽大潰眾皆失色而少
保志益堅篤益銳乃芟遽廬堤上居之排眾難拂羣言
而弗顧涉沮洳毳泥塗櫛風沐雨歷勞瘁而弗辭履冰
霜膺霧露茹荼嚼檠甘苦辛而弗懈其捐軀報國捍患
救民真若王遵之誓填金堤者而當堤之旣潰則慷慨
振悼憂愁幽思而神遂顯靈示之夢矣其詳載少保所
撰淮揚廟記中其事甚奇而夢之旣寤則堤上人譁傳
有神像漂至亟輿而致之宛然夢中所見也少保志本
堅而會有神符其銳益甚乃復大舉期以五日報成而

躬往督之屆期則水忽遽退風日霽和波流清淺見者莫不駭異而羣僚稱慶萬夫懽呼龍門一舉合矣夫一淮揚也始則河決百里固天下非常之大變繼則堤成五日尤天下非常之奇功少保所以感神貺而不已也蓋少保業已奏請而立廟淮上矣又捐貲而勸廟昆山焉蓋以淮上之廟國之所以報功也而昆山之廟已之所以報德也惟其感而不已故其祀而益虔然淮上則皇朝賜額寵靈之而昆山之額有獨異者予嘗與少保謁廟而觀其門額曰武安王廟其殿額曰漢壽亭侯關公廟而旁署羽書則喏曰異哉今天下皆爲神諱而北人諱尤謹一及之則變色嚙指避弗遑而此何署也少

保言有奉鸞箕者而神實降之筆如飛不可掣此箕書也夫箕不經見而書家言龍臥天門虎跳鳳闕者予視其書良然而晶光外溢內入木理數分此必神書非世所能假也及謁兩楹間而其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則又歎曰嗟乎予固謂神至今若在天地間而神所自許信矣然予又聞少保往者旣去淮而淮有大風濤震堰神必謹護之晝則冉冉有黃雲覆廟夜則熒熒有紅鐙行堤其顯靈如彼而今于毘山復若此予竊謂神于四海內外其靈無不之也而今獨于彼乎于此乎戀戀依依若不忍去者何哉或言古大臣將建天下大業則必有神助焉或言神者精之極少保

治河其精誠格而天神以精靈自天應之精之相通也
斯固有然者予獨以明興定鼎燕京而淮轉漕四百萬
內實京師外給邊餉所以鞏萬年之國祚受萬國之朝
宗而淮實爲咽喉焉其關社稷非小小也故予每謂少
保有社稷功而神實馮依之社稷與天地久長則神與
乾坤不朽而少保亦名垂無疆矣故予記昆山之廟而
備著淮堰之功所以追其本也昆山在湖郡東北湖受
天目萬山之水而此山鎮之今復鎮以神廟而湖世蒙
其庥可知也因并著之廟有前後殿皆三楹而後殿則
兼祀先主及張車騎者亦仰成神意云

重修朝天宮碑

朝天宮者我國家虔事上帝祝釐之所百官萬國朝賀
習禮之地也明興皇祖受命于天肇造鴻業旣嘗卽金
陵首建此宮而北京未備章皇帝始卜都城西北隅倣
皇祖之制建宮于茲其時有景星之瑞天應甚明後五
十年憲皇帝復卽其故而大新之度爲層殿翼宇闕遂
壯麗與金陵比隆而加盛焉至今上皇帝又數十年某
官某請于上而又新之雖規制不改而盛麗益極矣乃
命臣份謹紀于石竊惟自古聖皇御極纂統必其爲皇
天顧懷百神擁護靈答嚮應而後足以錫疇福于兆民
永丕圖于萬世故對越于上照臨于下昭融顯赫不敢
厭敷皆所以爲元元至計邦國遠猷也昔詩著祈報之

文禮謹禳祝之典其事闕嚴所從來久矣然而菴有弘
服光覆四海宅中圖大于其建置亦必其殊偉卓絕足
以聳神明之瞻者有以稱焉而況紫微天地之居擬象
太乙潔修不著則精靈不降而民何所蒙福耶故有豐
功厚德恢大之業必有明祚默祐光顯之實自古以來
莫之改也恭惟皇祖神武維揚振興海寓秉鉞定鼎時
不暇給而九有旣戢茲宮先建所以昭格上天凝集大
命光撫有眾爲民請祉也而二聖繼承實弘此道率由
先烈祇事不遑暨我皇上履世協運續祖宗之成功秉
天人之大順制作準于往初禮典備于一時其治隆矣
澄神穆清齋心凝默外應樞極內含泰元其德至矣故

自臨御以來雨暘應時旱潦不作甘露靈澤之瑞史不
絕書叢芝嘉禾之生殆無虛歲禎符填委協氣駢應亦
足以明道化之感而章神祇之貺矣而我皇上心切閭
閻慮軫民物嚴奉玄穹精修夙夜所以祈報穰祝之禮
必躬必親靡有不至凡大小臣工罔敢不虔而茲宮實
祖宗所以足釐者又某官某之職守也故得以輸誠効
忠而俞請焉唯我皇朝爲中外方國之主其歲時之節
萬壽之辰遠近畢至稽首闕廷者其儀必先習于茲宮
蓋人主敬天而人臣之視君猶天也故曰朝天云於是
清都秘府琳宮絳闕妥侑神靈者無所不備金繩玉簡
蕊笈芝鏤降集妙感者靡有不飭可以凝祥致和流慶

海宇而我在朝之臣以及薄海之國凡縱金鳴玉垂紳
綰綬之士梯航躋譯貫鬣皮卉之人皆得以趨承堦墀
恍惚天上而鸞和仗御之容時與金支翠旗照映炳閃
于太清玉虛之間於乎偉矣非極盛麗何以當之是舉
也不煩睿思不費公帑皆某官某以某項錢充之庶幾
善體我皇上敬天尊祖之意而仰成者已斯所謂知職
守者也臣幸乏輔道而材識庸下不足以補裨萬一然
將順聖德託于文辭以形容國家之制垂之于後亦臣
之職守也猥奉成命其何敢辭乃繫之以詩曰昊天曰
明帝握其樞鑒觀四方穆居清都乃睠攸顧維皇之區
皇受成命撫世作祖翼翼神宮瞻帝侑妥繩繩孫子實

繼厥緒纘祖之制庸闢斯才勾陳環衛象帝之處我阜
蒸哉日靖下土夙夜宥密篤帝之祐曰惟帝宮其敢暇
豫有臣仰成皇曰與汝汝新汝構厥惟汝舉茲宮旣新
惟帝斯旅帝臨中壇百神承所煥焉有赫爰祗厥敘熙
典備成釐事斯與以祝以祈于福于祉陰陽五行四時
布敘屢豐穰穰慶雲甘雨帝勤時登於皇樂胥神用有
依民是以撫四方萬國來朝來覩爲天之子作天下父
聖壽萬年爰推本紀參侔闔闕昭于世世

擬撰御製太嶽太和山重修玄殿碑

太和山者玄帝鍊神棲靈之地也山在均房之間臨雍
豫之野當翼軫之次據江漢朝宗之上發源萬里延袤

八百餘里其著者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之
勝層巒疊嶂不可勝數蓋帝天樂壤神仙所都自玄帝
升舉之後歷代以來數見奇異咸于此祠祀不絕至我
高皇麾義旗戡定天下實有陰贊之功逮我成祖靖難
底業颺馳電擊神威赫奕尤顯用感其靈尊山爲太嶽
作五嶽巨宗示天下名山無與爲貳盡改歷代所建諸
祠廟而鼎新之至治銅爲宇飾以黃金範金爲象度爲
別殿重闕閣道相屬彌亘峰嶺壯偉殊絕務稱天帝太
乙之居所以致崇極于神明示報答無已之志也精虔
妥侑之事旣備神有所馮依嚴嚴翼翼來格來鑒靈變
恍惚耳目所共記睹不可殫盡山之雲氣草木之瑞駢

降繁委紀不乏書四方之來乞靈徼福者萬里畢致靡
遠不應蓋百數十年于此矣顧歷歲旣久寔以就圯不
及今修舉恐怠而勿飭益遂廢墜非所以爲後嗣共承
皇祖崇極之意朕甚懼焉爰發內帑命工臣馳往督事
以某年月日興役某年月日畢工云朕惟自昔帝王之
興莫不由天命之所睠顧神靈之所輔翼有昭明顯融
之祚然後應圖撫世熙景命而握貞符有聖神文武之
烈故天人之機甚微而感應之迹甚著然未有若我皇
祖得天眷之明開國家無疆之基其烈如此而我玄帝
護國翊運威靈顯彰其祚如彼推本所自其神功至德
大造斯世于崇報之事亦宜有以稱焉古者天子主天

地山川百神之祀四海其貢盡志備物所以明有報也
其歸功穆清讓德玄宰內極其精微而外致闕嚴之典
兢兢如不及所以明報之不易稱也故靡不竭其力焉
今皇祖之于茲山實由此意惟子孫繼緒承業以迄于
今膺皇圖之固海宇晏然享靈長之統分毫皆皇祖之
成烈也則其思明祚而奉遺祀其猶可以忽諸夫所天
保命祝蕃釐而緝純嘏所以爲後世無窮計使元元兆
民皆得以蒙福逢其嘉祥而庇至治也豈以爲一人私
哉斯事體至大不敢不敬朕始自入纂考求一代禮典
之制稍正禮祀祈報之儀其文略備用以對于皇天上
帝肅將明神懼德之不類方凝思化原恭已于靜冀于

玄默之道有合焉猶慮弗鑒休徵之治未洽乃日夜爲
百姓禱禱請命罔敢康寧幸天之福甘露靈澤之降于
上同顥連穗之叢于下以示寵綏間者逆臣旣得邊屢
奏功海防振師苗人效順化南暢而威北逐用釋朕憂
其敢謂能無亦有祚之者乎是皆我玄帝之賜皇祖之
所以遺我後者也朕實生江漢之國庶幾茲山之靈曩
南巡顧瞻慨然如見祠宇玉清碧虛之上于茲修建惟
朕之夙誠云是役也光現巖谷者凡十餘處屢有大木
漂流之應靈異疊出與

分宜縣新城碑

予嘗讀詩至烝民韓奕黍苗諸篇而歎周人蓋重于城

之役也當周宣中興其功烈盛矣詩人咏歌之獨于築城之事再三致意焉見其君臣同心以憂天下之治所以待寇者固有此備不待恃戰勝之具也明興承平已久城之備漸弛頃歲倭夷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動踔千里勢如颶風所至有城者輒入收保寇不能久持卽去無城者至則魚爛百無一全故人始以城爲急建言者因謂郡縣皆剋期築城遂下所司督之會寇方轉掠贛州江右俱震中丞何公適往填撫嘗行部歎曰夫慮患圖于未形而爲備乘其未至今江右與浙直閩粵地相錯也寇形見矣顧可以其未至而不速爲備乎乃懲往事奉明旨慨然以興築爲務凡城若干處而分宜城

遂成初分宜本無城有城自正德七年始時一切草創
三面以甃爲牆高不過丈厚不及三尺南面列木柵雖
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于是何公檄季守德甫戴令
廷恣比舊址加闢之易木與甃錯以堅石高倍其數厚
乃三倍崇崇屹屹遂爲巨防遠近驚視蓋非復昔日之
舊矣工始自己未十月成于庚申三月凡五越月耳是
役也費凡三萬計何公以邑民貧皆取自公帑民不輸
一錢用其力以公帑錢給之皆喜出望外益樂趨事役
以易舉告成之日權聲若雷云往予聞倭所犯處民以
城爲據寇至則守去則如平時無城者瘡痍流離之狀
所不忍聞其視有城若天壤也今分宜幸未罹于兵革

何公先所未至而備之民或未知設萬分有一或他郡小警播聞邑中其感何公之賜何如哉夫古之君子當其始也知其有所益于民則不顧其費知其有所德于民則不恤其勞及其後也民見其德而忘其勞受其益而忘其費故有不可慮始之說茲何公旣無所費且勞于民而成大役矣其始事之日旣以感之而況乎後耶昔召伯之營謝仲山甫之築齊燕召公之城韓載之于詩以爲美談而韓謝之役實率燕眾以往豈以本國新立不欲卽勞其民耶宣王之善體人如此今何公以分宜民貧而免其勞與費固非以私一邑而已也而邑人之感自有所不容已者予邑產也感公之義尤深故敘

其說如此公填撫諸善政甚多予特因城事而論之當城之初議代巡徐君紳實贊其謀繼而鄭君本立實趣其成何公之有成功二君同心之助也若參政王君宗沐憲僉鄭皆與綜理其事法得並書之

淮揚紀功碑

初倭寇凡三掠淮揚間當是時賊不過數百人嘗調發諸省兵不能禦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殺戮荼毒不可勝道會賊別流過南都者數十人轉略千里官軍以萬計皆靡至皆言賊有神不可與鬪遠近傳相恐議者曰急矣淮揚重地也宜專設填撫便因其稱前中丞李公賢以爲卽欲平賊非李公不可乃自家召拜李公公

至則日夜治戰守備按行伍法置營房校武場造戰艦
數百艘合馬步水兵校之百具咸飭賊覘之不敢犯已
未四月乃合眾萬餘分道並入一時皆震公馳出如臯
與賊遇于白蒲諸將皆言賊初至宜及其未定擊之勝
公曰夫戰貴得地今賊方厚陣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
小挫難復收矣乃堅壁懸賞約以五日不發一矢而令
軍中有敢言卽戰者斬賊求戰不得乃益進公因召諸
將策曰賊過如臯則諸道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
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
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當至廟灣絕矣是吾得
地時也乃以海防副使劉君景韶上遊擊陞守黃橋諸

路而身當泰州之衝于是海防等皆稍稍勝賊賊見黃
橋泰州兵盛果由富安東出公喜計得因命海防遊擊
及沈思學兵躡之戒以晝則稍近使不得休夜則稍卻
以杜其後務致賊廟灣相與其擊而其時他賊復攻丁
堰諸處以分我兵公乃益以陳忠與海防等兵合勢而
親提大兵從中疾走淮安以夜半入城賊果如公料次
日至馬邏矣馬邏者廟灣近地也先是公嘗調徐邳諸
處兵聽用而總督胡公所募山東青沂等兵適過淮公
因留之部分中軍馬兵爲前鋒曹克新兵爲中隊青州
邢鎮兵爲左翼沂州何本源兵爲右翼倪祿梅三錫合
徐邳曹兵爲後繼列營姚家蕩以待而賊始計謂公方

禦丁堰勢未及前淮安無備可掩至則見姚家蕩兵皆
驚乃據高衝左翼公亟麾前鋒橫截其陣賊分爲二曹
克新貫其中堅邢鎮等攬其左右梅祿等疊出薄之自
寅至申鬪數十百合我軍憤發益奮大呼震天無不一
當百賊不支遂大敗而公所遣海防遊擊及沈思學陳
忠等又敗賊丁堰丁堰賊盡絕而馬邏賊得脫者奔廟
灣時他賊復有自西亭犯海安甚急公乃馳往揚州督
海防等出奇擊賊敗之賊退張莊又敗之西亭賊又絕
而廟灣賊乃以其間得假餘息固守時視師唐公提援
兵與公共剿兵小卹唐公以巢堅非可歲月拔捨去公
按行知賊據水爲險雖有堅巢可計破也乃益具畚鍤

多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繼進賊
巢露情見益窘復大敗會霖雨遂遁謀者言賊來酋首
八人死者六其眾得遁者五十之一二蓋賊果絕于廟
灣云是時公方高會諸將論功犒士罷遣所調兵而七
星港又報有三沙之賊三沙者崇明海渚中始江南嘗
盛兵圍之數月弗剋藉屢勝之勢乘我解嚴來犯氣甚
銳上下惶懼無錯公獨宴笑自若時曹克新已轉副總
兵巨遊擊轉參將矣公先期以紀賢等兵隸曹守狼山
分中軍等兵隸巨守如臯命陳忠守海門遣楊縉守金
沙而檄海防兵守泰州布列已定賊果由金沙入海防
等咸會先整兵舊場一戰勝賊賊趨仲莊追及之再勝

又及之鍋團復勝又及之十竈又及之牛王河又及之
劉橋劉莊連勝而江南副總兵劉顯者以三沙失利總
督視師二公責與諸將協力又大勝賊潰圍走欲西而
公預調曹濮等兵制其西遂北而我兵兩及之于北輒
勝乃奔唐家渫唐家渫者僻遠賊意無兵而我兵復卒
起遂終勝賊蓋無一人得免者自公與賊遇三閱月餘
凡前後斬獲四千一百四十九俘七十八奪器物萬二
千三百九十焚溺死數千亦可謂非常奇絕之勳已報
聞上嘉悅賜勅褒賚公再廕子轉南兵侍復轉北海防
以下皆遞遷有差海防今代公爲中丞贊決公勝算獨
多焉公旣行父老思公勳輒泣下議伐石狼山之顛謁

繕部胡君文孚遣使馳都邑以司馬蔣公所撰平倭略
乞予紀其事予惟公之功不可勝紀顧其難有六曩賊
至諸君皆厓城守猶慮不保公獨挺身迎賊出其外一
難公迎賊如鷺之疾白蒲則如鷺藏廟灣之役則如張
置待兔七星之役則如網澤而漁此皆據地得利形格
勢禁先計後戰如左券然非一時偶值其便也二難善
乎視師唐公之議曰擊來船一較擊去船十夫來船眞
倭去船脇從來船力聚去船眾分其勢異也擊來船者
鋤根稍萌害乃泯滅擊去船則雖勝之民已殘矣其功
懸也今公所擊皆來船賊雖入境而民不知賊三難夫
戰勝之後方當休兵古所謂強弩之極衝風之末不易

再舉而三沙繼至屢戰屢勝四難自有倭寇卽資狼苗
諸兵公獨謝不用軍興以來多奏請不貲餉公獨持常
額不加兵少而強費省而士奮五難予嘗從公游見其
談道德論性命究極指趣雍容儒者也其持身廩然立
準繩爲世模楷及其擐甲胄冒矢石呼噏瞬息不拘故
常臨機若神自諸老將皆以爲不及乃知道有變化學
有本原其所得深遠矣此其尤至難者六也予覽觀古
今未嘗有無事之世幸而得其人則捍大患弭大變世
難息而天下安否則變成患極一隅動而四方起至亂
所繇可畏也茲賊擁萬眾入非公要擊之則陵寢重地
南都根本漕運國計一搖豈小小哉而淮揚間前事可

勝言哉是宜有紀昔周伐淮夷詩人作雅唐收淮蔡韓
公作碑以其闕當世者大也主上神聖威武遠邁周唐
而公適成功此地蓋數千年間三見而已宜有作者以
附于常武之義平淮西之文予非其人而不敢辭也用
勒之信石垂之後來使有所考焉公名□號克齋江西
之豐城人

之體與人

必園集卷二十八
有韻者其法在人於韻則其法在人
必園集卷二十八

泌園集卷二十九

明烏程董份著

海塘碑

鹽邑在海中若浮瓠然獨石塘號稱捍海而邑當秦柱
白塔乍浦諸山南北夾峙激海鼓颺其衝撼特甚故數
被患與瀕海諸郡縣迥不同而塘輒易敗明興數苦之
矣丙子歲颶作濤一搖而塘敗十六七民漂不可勝計
數十里室家爲墟而浙西數百里間水微鹵有海魚游
焉識者皆寒心而大中丞謝公侍御吳公奏狀請治塘
議費以十六萬金有奇旣戒期興役部署有緒矣居無
何而謝公入貳戶曹吳公出副憲臬去而上簡少司馬

徐公兼中丞來下車首問塘事或言議政覈往牒舉事
占近世塘自正統間嘗築矣其費三十九萬載在誌籍
今事變過之而議費減半恐不可且創大者難卒復工
鉅者難趣成勢非數年恐不可曷再請而徐圖之公乃
歎曰夫人臣下當憂民上當體國今縣官屢乏而浙幣
素虛何再請也且古稱拯溺救焚言其速赴不旋踵也
民旣漂溺吾有速拯之任憺然不能須臾何徐圖也昔
漢稱王遵以身填金堤吾其身許是塘矣乃亟親按行
數橈泥跣塗蒙霧露冒寒暑勿懈因晉藩臬三道召郡
縣諸屬引父老集士庶而訊患害審便宜究長策與侍
御鮑公條上得報可而公銳意督之蓋每飯未嘗不在

塘每夢寐未嘗不慮塘事心兢兢常不遑而藩參朱侯
舒侯前後相繼爲守道憲僉張侯爲巡道陳侯爲水道
三道皆以才賢著名極一時之選與公同心日夜殫思
畢知以効匡贊而公虛中盡下與相周旋然公擇善以
人而任難自己其志意奮勵足以感動而身親勤勞尤
足表率以是諸屬皆奔走爭前諸役亦輻輳並進罔後
上下合爲一體以有成功本皆公竭精致之非若世之
授指而責成端居而論績者也工始于丙子春二月成
于丁丑秋九月僅閱歲云初公于石塘內加築土塘間
行塘曰夫築土塘所以爲石塘脣齒護也然潮過石塘
而無河以洩之則勢悍而益漂今從二塘間爲河使潮

過有所容宜足以殺其悍亦古廡渠之遺意也乃亟鑿
河而石塘之難難于聚石公旣令博采洞庭杭湖諸山
會河濬舟行轉石益便而舊石墜塘下者匿土中悉募
人出之得石益多矣蓋塘之速成者以此先是議費十
六萬者徒以石塘耳今加築土塘又鑿河又樹盪浪椿
無數以抵湖又鑄鐵獸十二以厭水又剏橋五以通道
而厘費十萬有奇其存者五萬六千有奇焉余嘗適海
上觀塘見石磨如珉其縫如繡外極精矣蒸秫如脂傅
土如膠內極固矣工速費省而旣固且精慮無不周事
無不備邑人言自有塘以來未有若此者因登秦柱望
海無際潮怒如震雷瀉如建瓴獨石塘力抗之亘如金

城屹如砥柱土塘如重關如疊障而河經其中如長虹
余乃作曰嗟乎壯哉其東南之奇觀而永久無疆之茂
業哉于是邑人出于波濤安于衽席息于弔問興于謠
歌思欲得余言紀功貽後世而三道遂以民情來懇余
惟天下同患北有河南有海間者河嘗梗漕縣官不愛
鉅費歲覃無已者固以四百萬粟關軍國至重也然漕
者四百萬粟所過之地而浙西東吳諸郡者四百萬粟
所產之地其本末甚易辨也頃濤一搖而浙西水微鹵
矣嚮使塘不修而益漂能無爲壑乎浙西壑而東吳能
免乎故公匪獨一邑之功而實社稷之閔謨軍國之本
計也余浙西人也故備著之公在浙靖夷氛擒大寇撫

安黎元其功甚多而余特著其塘事如此云是役也天子嘉公功晉俸資金帛三道郡縣或遷或賚有差而嘉興守黃君前守李君同知黃清梁楹通判張繼芳伍希德胡嗣敬推官陳文炅海鹽知縣饒廷錫海寧知縣蘇湖皆竭力是塘者也宜并得書余乃系之辭曰昔在帝堯御于澤水洪潦爲菑自古伊爾我皇御極海奠南紀區域共貢山川式序云胡天吳弗率厥職鼓颺掀濤播蕩茲邑遠近震驚黎庶墊溺皇曰念哉孰予俾乂乃咨司馬汝往予治粵惟徐公名重當世經國之才憂民之志夙夜不遑日月靡暨舍其路車陟彼沮洳去其幕府數行瘴癘豈曰安之心不容貲勞身率人竭精任事勤

勞惟甚策畫咸宜閎綱旣綜小物不遺動中要領合其
微機二三同心左右匡維羣僚庶尹各執其司奔走匪
暇曷云怠弛萬夫攸集翕如雲隨舉石相杵聲如殷雷
上下一體孰無競思人盡其力一以當百物適其用一
以當什費是以省成是以疾一年之工百世之績爲邑
作鎮脫其艱戾異時邑田浩渺無所窪者爲河高者被
鹵今得耕耨是成樂土甌窶穰穰汚邪膾膾異時邑居
頽垣敗壁葭茨之宮魚龍之窟今作百堵妥其家室桑
梓維陰燕雀來集異時邑人或漂或堙生莫厝足亡莫
招魂今有寧字長子育孫烝昇其祖洽比其鄰邑有茲
塘欣欣相語異時哀號今式歌舞茲塘屹屹關國實大

浙之咽喉吳之門戶是稱奧壤克溢天府百萬軍儲副
以筐篚四隩雖廣取足千里惟公之功社稷是輔朝之
鼎臣時之砥柱公之精忠格于昊穹夏無霪霖冬無烈
風歲以晴霽以庇羣工公之精誠通于神明楊憲正直
屢顯儀刑異人蓬跣來告厥徵厥惟默相功是以成公
拜稽首惟皇寵靈天祐皇家百神拱極四海底寧徼福
一邑豈臣之功實皇聖德皇祚萬年永永無斁史氏紀
功昭垂珉石

長洲縣儒學重修碑

初長洲學因福寧寺基改建歲久且圯諸博士弟子員
詣大中丞陳公白狀公按行學歎其山川美控帶勝宜

不乏賢而廟庭迫隘門偏泮隘制未足稱卽殿且垂墮
不自今振葺謂後來何甚非所以妥聖靈示尊崇廣樂
育之意也乃檄縣修舉加規廓之旣成而縣令陳君屬
予言紀始末予惟古先王宰世理物所以形化道移風
俗莫善于學是三代之所先也故魯侯作宮思樂歌之
周衰學廢子衿刺焉棫樸譽髦之風始未嘗不盛而未
陵夷也今中丞不惟干革之戢而銳意經文首務飭學
令匪簿書之急而勤勞營學旦暮以趣于成固一時甚
盛舉也意者吳之士其有興乎蓋長洲古吳地其始諸
夏擯之自泰伯逃吳讓天下有至德吳始重及子游游
孔子之門列在文學爲高弟而吳遂爲文學之國然子

獨怪泰伯居吳其文章號令無聞焉而子游在當時亦未嘗多所論著其文辭不概見何哉其至德無言而所謂文學者固別有在歟至吳自建業歷六代以來作者相繼而起以辭賦妙天下雲蒸霞蔚不可勝道天下言文之鉅麗者必推吳矣而或以文盛實衰羊質虎皮石中玉表固自昔之所歎而有識之深憂也然則語文學者果何準歟而先王設學以立教又將何本歟蓋子觀先王之學制備矣陳簠簋俎豆鐘鼓管籥之器習揖讓進退之度搏拊舒疾之節游息詩書之府錯綜六藝之林此皆所謂文也而孔子之示門人曰爾以爲必升降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綴兆疾徐然後謂之樂

乎故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夫藝者禮樂之文德者禮樂之本觀德之大則見藝之爲麤知德之深則見藝之爲淺譬之圓蓋昭縣星漢森布而人欲以藻繪擬之麤矣天潛地沈璇璣獨運而人欲以象數求之淺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存乎德先王以正君臣父子之分敦長幼之序辨內外之別定上下之交實本于德其培植綱常維持宇宙功如此其大也始于人心極于性命道如此其深矣故先王之教千古遵之萬世永賴其本固如此也而當其時士之得于先王之教者出則彝倫敘于海內政化敷于廟堂功業書于竹帛秉握樞軸而天下尊之處則孝弟施于其家行義振于鄉黨

忠信行于蠻貊不階尺寸而天下重之教之効也而先王之用于朝廷薦于郊廟達于邦國者則垂之爲謨列之爲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文之有本者也昔子游學于孔子得其所宗夫固有本而秦伯之德尙矣是皆吳之賢也子聞教以俗施而道由古則教以俗故知敝而易返道由古故遡原而有歸今天下文益敝吳尤甚焉予將求先王立教之本以返吳俗因追其古初舉鄉之先哲以告學者而曰庶幾哉其有如古之士者出焉亦中丞令君之所望也是役也始隆慶五年之六月成是年之月數閱月耳而庭之墜者闢門之偃者廣泮之隘者擴殿之垂墮者堅度爲昭曠華爲丹漆巍乎煥哉

而明倫之堂敬一之亭尊經之閣博士之舍或葺或構亦難矣凡其爲費若干中丞公給鍰金三伯奇米四百奇而按部侍御劉公亦助金二百奇米五十奇其餘則令君力圖之中丞名道基同安人侍御名曰睿南昌人令名用賓晉江人掌其役者縣丞某法皆得書書之

浙直分署碑

初烏青鎮地大如斗而分隸浙直兩省三郡六縣間形錯如繡令甲諸有逮者踰界勿攝而鎮旣雜隸跬步即踰諸逋逃如刺蜚莫能逮以是人多抵調俗益抗敝廢格沮事不可勝原吏甚患之而地去鹽官近諸煮海私販大者艦以十數艦大者數十人往往薄鎮浸連大盜

惟薶民尤疾苦異日者部嘗議設別駕因卽鎮建署矣而別駕多檄委無寧居徒虛署空文無益會署毀別駕革焉而久之涇山賊起涇山者鎮之密壤賊潘榜禽而徐龍起徐逸而周道士起三賊相因出則剽攻居則負固而周尤猖蹶于是中丞謝公侍御蕭公議以鎮本雜隸難治今賊方充斥而諸縣鯁牾是賊合而我分滋患未艾也宜改設郡貳總轄之郡貳者例無檄委而職有專統便上報可因特給關防俾轄諸縣稟約束焉郡之給關防異數也而不由下請特出上命則尤異之異者也以是郡貳益難其人而羅侯爲道州守部使者察舉有才廉名遂自道州轉湖郡貳至則因故劉侯所建署

而加闢之始舊署旣燬而劉侯造端刈蒿萊墾沙磧其
營構草創堂室略具亦勤已而未成也羅侯乃益經畫
備規制中爲堂五楹後三楹最後爲衙堂爲寢室爲樓
各五楹而堂之前爲儀門左右爲掾廡而門之外左爲
土祠爲賓館爲巡廳右爲獄爲羈候所而譙樓爲大門
題曰浙直分署而大門外爲前衢衢左右皆築樓焉而
益拓傍近地潦垣二周夾以委巷巷有更柝有警鋪而
垣後演武堂有重廬有營舍蓋署之經畫宏規制備矣
侯乃曰夫建署者非以示壯所以衛民也非以侈觀所
以保境也今附署有兵百五十有船十二固爲保衛計
而向兵徒具文按籍驅市人集白徒調耳乃請卻之令

諸縣具兵食資而署自召募則募皆土著人皆勝戈而
署有選兵矣因日坐演武堂援枹鼓出帑金懸賞格而
侯俸十一在內十九在外以供賞勵眾而署有精兵矣
由是周道士者數窺兵強不敢犯遠迹至海海濱縛之
然周縛而盛賊復起尤桀鷩嘗白日殺人吳市劫掠無
常奮臂一呼百人辟易而怙力思亂有叵測心遠近震
恐侯獨以吾兵固足制賊而此當以計取不宜與力鬪
昔慶忌勇冠吳國要離細微而能力之者計耳乃密遣
兩卒授以秘計斬賊太湖而太湖吳地也正與要離合
亦奇已侯法紀明威令振屢獲大賊戢諸偷治蹟不可
勝數而斯舉也兵不移壘不剗鋒而銷無窮之隱憂絕

方萌之禍本人方興頌于外侯亦坐嘯署中鎮自是化
爲樂土而署遂稱名區矣然追原其由則謝公蕭公議
設官而少司馬徐公繼之藩參宋公議建署而舒公繼
之此四五公者皆以名賢參會方略督率以成此功而
實由天子寵靈萬里不遺合諸縣爲一體使得効職而
盡能也豈非遭逢之至異者哉先是侯在道州實侍御
李公察舉而李公今轉郡守爲侯長僚其精白亦相成
云

夏鎮鎮山書院碑

初河決沛縣閭殫爲河河成陸而漕壅塞大司空朱公
治徐通漕徐沛底定中外咸服土人尤感之以公治渠

廬夏鎮夏鎮者公所勞苦立功處議卽其地祠公公謝弗許而水部錢君季君議曰祠業構而公弗許今諸郡邑弟子員從公游者日益眾方無他廬令諸弟子野處露從非所以羣肄厲學之意也今卽祠表爲書院授弟子室而公儼然臨之則學者有肄不乖土人感戴祠祀報德之心而因可以與教以請宜許公果許而二君者走使千里徵余言余惟祠本祀功公讓以明教余請先言公之功而因以爲教可乎蓋公之治渠也數問策或言開新集或言開龐家屯新集龐家屯者舊渠也公遣按視還稱新集亘二百餘里費三百餘萬金工三十餘萬人作終歲乃就公蹙然曰今縣官方匱費何出且河

非可以人力爭也諸故所徙道棄弗居今殫三百萬委
巨壑挽所棄而爭之卽渠成河不來來或決後何繼焉
是虛國之道也聚三十萬人終歲作卽有疫癘或他變
生是社稷之憂也可爲寒心乃數櫬涉親行河得故盛
中丞所建未就之迹鑄廣之加鑿爲新渠新渠地高稍
遠河導諸山之水厠淵陂流無所事河漕可以濟而任
其所棄弗與之爭任所棄則無糜財弗與爭則避決患
是役也較舊渠省二百餘萬金免二十餘萬人作以數
月速就從枕席過萬舟立漕數百萬粟灌輸太倉官無
觶甕之虞民無騷動之苦近紓目前之急遠莫無疆之
基國用不虛社稷永賴老臣之忠子爲謀如此余覽史

冊自上古無治河至禹而隨山濬川九河始著自開闢
以來聖人崛起非常之蹟也自禹後河或決或塞無能
用河至明興而宋尙書引河爲漕利其用自尙書後漕
或塞或開無不遵用河至嘉靖間朱公避河爲渠杜其
決雖聖賢不同其崛起非常之蹟則一也夫琴敝者更
絃途窮者改轍豈不欲守其常哉時不得不然而勢有
必至也故時窮則變勢敝則通聖人不凝滯于時而與
勢推移賢者識時之務觀時而動夫隨時以順變者性
之原也沿是以會通者道之本也昔孔子取水以喻道
而孟子稱言性比于治水固以道有本而性有原也因
性以明道者謂之善教由性以悟道者謂之善學朱公

繼禹之蹟識其變通此其學之所得深遠矣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當不外是夫拘學守常經不越誦習以俾見聞者其至蔽也俗師守常訓不離佔畢以傳口耳者其知淺也故聞道則笑語性則惑學之敝也極矣而君子之教窮矣夏鎮去鄒魯近鄒魯孔孟之鄉性命道德所自出也當是時三千七十子之徒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而參也卒得其傳以子貢之辯智猶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其教有所待而學者未易至耶及孟子言性論道發孔子之道尤大章明而其受業者無傳焉豈學由心得而非教之所能爲耶今諸弟子生近孔孟之居以高才從朱公之教而起其間必有非常之士越常經超

常訓聞孔門未聞之指傳孟氏不傳之緒者予從千里
外望之矣朱公名衡號鎮山以渠功晉太子少保書院
門三楹儀門三楹堂五楹堂後東西舍各六楹閣五楹
閣後游息堂三楹井竈庖湏皆具爲夏鎮傑構云錢君
名□□季君名□□議表書院者也宜得書

明贈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一葵湯翁配封太儒
人何氏合葬墓碑

贈給事湯一葵公者秀水人其先有隱君子敏以才賢
聞明興詔天下察舉巖穴士進用敏在察中方赴公車
徵而渡河溺憑一木浮數里不死人驚異而敏故不喜
仕因謝病稱篤辭徵不復起避居秀之麒麟鄉是爲湯

始祖敏生榮榮生得一而得一生二子宗本前配莫出
宗遠繼配金出始宗遠少父歿兄計欲殺之而湯長姑
者宗遠女兄也知其計痛父早亡母孀而家難作恐遂
隕湯宗日夜泣因依母留弟家不肯嫁誓以身擁護而
弟孤竟全人皆以湯長姑者女氏之嬰曰而宗遠感湯
長姑事之如母愛敬曲至人又以宗遠者昆季之孝子
云宗遠有至行喜奇節好折人之過佐人之急信義重
于鄉黨嘗自稱友桂鄉黨稱友桂長者無異辭而友桂
實生贈給事贈給事穎敏讀書輒成誦嘗爲舉子業尋
病棄去因歎曰濯不必江海取其潔身仕不必甲第取
其行志乃一辟府掾尋不得意則歎曰濯不擇水而身

不可汚仕不擇途而志不可隕乃又棄去然性倜儻思
自奮嘗數從諸公間發憤懣慷慨論天下事究極本末
諸公皆驚弗及而竟坎壈以終則又歎曰吾欲全吾身
而遂吾志尙安能鬱鬱俯仰人間乎乃築一室淨灑掃
閉關卻謁焚香坐其中興至援琴鼓一再行賦詩數篇
意豁如也時一出遊所至擁而觀之長軀脩髯遠視輕
舉翩翩有雲霄氣見者如神仙人而溫和平夷不與物
忤浮湛眾中歌呼諧謔彈碁六博務得人懽心人人自
以親我平生立然諾樂振施嘗以一言許人卽殫貲鬻
產弗惜尤篤大義有女弟父愛之甚恐遠嫁父念爲勞
力請館姚甥視姚如己兄弟自錢穀室廬田業器具皆

推與均姚受分輒復盡廢而贈給事家遭燬倉皇流離
僦居轉徙必攜姚與處如初及姚以貢謁選預計諸道
里客邸費悉稱貸以給尤人所甚難者焉居常能忍詢
卽有犯弗校或數犯亦好謝之人以僕伎來者輒慙去
與人言必傾竭誠心不欺亦不虞人欺已悛悛懇篤人
皆感化其風可謂厚德君子者已配太孺人何氏本著
姓祖孟原福建提舉司提舉父誥處士太孺人生而端
重寡言笑嚴毅如法度士及事舅姑則愉愉恂恂務先
意承順恐弗遑舅姑亟稱之始湯起儒素而贈給事闕
達不問家有無以是家日益落太孺人內勤作積纒纍
微拮据以贍家外治供帳備具備匱勉以待用諸所以

恤宗調親賑及閭里故舊者尤力贊之贈給事居家不
訾省而人誦義不衰則以太孺人之助也贈給事歿且
十餘年而其子通政君舉進士授分宜令再轉戶科左
給事中蒙恩得贈父如其官而封母爲太孺人云子聞
太孺人之隨子分宜也茹糲藝蔬而其子以清白著及
其子入諫垣也憂國忘家而其子以忠直顯及其以九
卿報罷也順時安命而其子以賢達稱蓋太孺人之知
職分識理道類如此予與通政君善熟知其父母故詳
論云贈給事諱誥字廷言一葵其別號也生弘治戊申
五月九日歿嘉靖戊戌六月十日母陳氏太孺人生弘
治己酉十二月十九日歿嘉靖丙寅十一月五日母金

氏子男一日新通政司膳黃通政配倪氏繼張氏孫男
三之伊國子生娶劉氏之萊聘吳氏之和聘卜氏孫女
三長嫁黃總國子生次嫁孫成泰舉人次幼曾孫男一
夢龍先是贈給事厝祖營之偏坐象賢鄉桃花里至
是通政君卜新之塋左啟厝奉太孺人合葬焉而子系
之辭曰伉儷齊德葬在象賢事由祖始兆實見焉子孫
百世永以賢延

少保賈公神道碑銘

今皇帝初纂大統疇咨元僚夾輔聖德興致化理維時
少保賈公以宿學重望簡置左右甚見進禮而賈公以
疾乞骸骨去賜馳驛居久之河南守臣以公壽八十聞

詔遣官存問勅有司加月廩輿阜又四年而公卒訃奏
輟朝贈太保謚文復遣官營兆賜祭蓋公之乞去距其
卒時且二十年自近朝以來樞輔耆碩久在林壑榮履
康壽惟公一人海內想望風采及其卒縉紳皆傷之曰
老成亡矣份爲公所取士踵官詞林晚入內閣思公昔
所踐歷之地泣然興懷爲位于家哭公之葬宜樹碑神
道乃不佞爲文辭授公之孫中書舍人暉俾勒石以抒
子悲因藏副史氏使後來者有述焉公諱詠字鳴和其
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始祖拜天祐將軍者
者生子漢臣爲元萬戶居趙之柏鄉萬戶生清甫徙鄭
郭店清甫生景山元季爲陝西行省參政兵亂依部將

楊奉南于臨潁之商城家焉因爲臨潁人景山生彬通
經史百氏學有高行彬生瑛號樂菴翁瑛生公公少而
穎異祖父奇之曰必大吾門稍長以材盛稱河潁間諸
名公邵文莊輩咸亟歎獎之舉河南試第一登進士選
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講官再充會試同考試官
劉瑾用事怒不附已者改公兵部主事稍遷禮部祠祭
員外郎瑾誅還公編修尋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主
應天鄉試復主武舉試遷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復
遷南京國子監祭酒故事諫議御史有關選國子博士
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公獨疏以南北一體宜稍
采擢以勵有志報可而南博士等官自是彬彬出諫議

御史矣其好拔引材俊類此而嚴章程布條教諸生徒皆人人自以爲得師云爲南祭酒二年轉北祭酒而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公便道歸壽其親於穎上穎人大榮之遂留穎草疏終養而父疾作卒矣服滿遷禮部左侍郎命詣承天題獻皇帝尊號神主有白金文綺之賜充會試知貢舉官改吏部左侍郎尋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管誥勅仍掌詹事府事充修武廟實錄副總裁居數月晉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尙書如故命主會試考充殿試讀卷官復修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尙書大學士如故屢有鞍馬金幣寶鏹襲

衣玉帶麟鱗飛魚之賜嘗召見平臺賜詩褒諭蓋上所
御書示異數云公在內閣持國體數抑貴倖奏止太監
閻宏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而定國公餘光祚
請薊州莊田事下復奏罷之人皆以公有古大臣風然
當是時方更化飭治士皆喜趨功名見事輒取而公更
醕德雅度挈綱經元專爲維匡納之太和不爲聲聞其
所啟沃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悃愾誠厚卓然稱
鉅人長者天下方倚以爲重上數加意焉而公亟稱疾
矣在時內閣者二年年六十四耳雖不究其施用而其
知足之義視三公如脫屣超軼榮名杜門田野詠歌太
平使海內知有元老爲國家宗臣豈不善始善終極輔

弼之盛哉公性沈毅好深湛之思在翰林常扃門讀書
不從同舍宴游其志恬如也務博極典籍而其學主于
雅醕爲文章稱說理道究約指趣論事引繩墨當是非
皆足爲世楷式屢主考試文一出而天下誦之所取士
徧列中外多時名雋至今稱得人雖老猶著作不倦精
力益壯聰明如平時揮毫運思酬答遠近四方趨慕焉
居常謹勅貴且老益甚鄉閭不知其爲尊貴人戒子弟
不得放逸各有法度子弟皆彬彬興學舉于鄉者數人
自是未可量也歲時必朝服趨拜公所五鼓必先至拜
起弗敢掖扶居二十年如一日每旦必早謁家廟焚香
再拜而後食有時物必薦饗祀必愼忌辰必哀蓋公之

忠孝出于天性如此好賑施尤厚宗族嘗置田以贍其
貧置冢以歸喪之不能舉者盡讓諸兄以先人產業所
得祿因以與之不自私其家如公者可謂篤行全節者
已公生於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卒於嘉靖丁未秋
八月三十日曾祖參政祖父三世皆以公貴累贈少保
兼太子太保柱國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妣皆贈
一品夫人元配張氏累封一品夫人繼室趙氏子二葵
萱蔭國子生皆殤女五長適舉人王儼次周府奉祀梁
汀次李森次王廷次谷袞以從子芳爲後封中書舍人
孫男三長曄早卒次暉蔭中書舍人次暉孫女三長適
趙中次陳二典次幼皆芳出曾孫男二鑰曄之子鑰□

之子芳以某月日葬公董村之新阡某乃掩涕而爲公銘
銘曰瞻彼嵩高實生申甫懿彼明神降畀有所河潁之
區厥爲中土含精毓和赫昭靈祐誕肆元德應期作輔
厥德伊何於鑠孔純洵美外鬯內葆令淳追琢金玉有
炳其文爰以文興珥筆入侍粵惟周旋掌帝之制實簡
帝心登踐三事三事旣踐受命益恭秉心不回夙夜在
公寅亮左右允釐百公庶祇厥敘以奏膚功如何勇退
曰惟止足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世若燕雀匪知黃鵠位
極功成不可以祿亦旣歸止于穎徜徉敝衣繡裳樂壽
且康拜帝之賜以承寵光式歌且詠景福無疆人言申
甫明哲保身誰謂遺則復纂自今進則良弼退爲老臣

巖巖維嶽其石磷磷惟公之德高山崇林四方所宗萬
天所欽我作銘辭列于詩人百世而下視此貞珉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熊公神道碑

安貞熊公諱佐字尚甫南昌之東壇人也祖秉治父邦
皆有隱行邦篤學苦操鄉人重之稱之曰熙貞先生遭
世亂不肯仕明興弘治初詔舉懷材抱德有司上名奉
召亦不就人愈益加重更稱曰徵逸先生徵逸先生有
子六人而安貞公其長也安貞公倏儻有大志少不喜
爲舉子業嘗自言曰學不必趨俗要適于用仕不必擇
途要行其義乃辟府從事授浙江壽昌丞壽昌民黠好
訟善持官府短長中之以法縣官鮮能滿三年去自免

者公獨爲丞七年攝縣事者半民皆服之終以擢去竟
七年無敢譟語在縣時桃源盜劫城邑至浙旁諸他郡
被害者不可勝數方掠開化遂昌乘勝趨淳安甚震諸
長吏皆竄伏無敢出計策守巡曰是必熊丞辦此乃檄
公守梓潼源諸路公扼險奮義設方略日夜隄賊賊不
敢犯當是時淳安以小邑獨完其擢去爲安吉州判官
安吉陘阻山谷之間而孝豐方湯許二氏作亂至集數
郡兵平之其孽黨往往而散懼誅民又譌言縣有亂者
法當屠乃盡恐無固志上官遂署公攝縣因大布威信
開示禍福民皆安堵則覈籍均繇益立政紀祛弊滌垢
究施治端化爲善邑復攝長興縣事縣故多逋民株逮

瘼禁者甚眾方盛夏獄且疫悉召訊枉繫者出之活三百人郡守大司馬劉公甚異其政上官數移文推獎焉在安吉者又五年以病乞去去二年卒甲申十一月十三日也凡公爲丞若判者踰十有二年所攝事數縣皆能檢身勵行始終兢兢如一日當州縣強梗悉拊循惠和去皆見思至今兩郡人猶有能言其事者而其位不稱德材不盡展竟止于是良可悼惜然其所自施見者亦足表于天下已使其據重持柄可以遠施其功名又可勝道哉然而公之子豕宰公遂能奉遺致力學自致奮庸策勳顯躋首卿統正百辟赫赫盛矣此天以酬公之所未盡卽予曩承乏吏部獲與豕宰公周旋省中

見其秉公持大體守繩法不阿意爭天下是非慷慨正
色履道弼違可謂有大臣之節予私心服之及久而知
安貞公行事甚詳古云世德不誣也及予見江右人言
安貞公配萬夫人者又婉淑有志行能與公合德公性
孝篤敬養友愛諸弟仁睦宗黨周鄉人之急而夫人恪
以婦禮朝夕贊公事父母不懈公弟夭者夫婦皆歿與
公撫其孤如子傾貲爲小姑嫁具嫻恤懿親惇惠鄰曲
而至其處身服勤攻苦好取疏糲與最下同衣食以助
公羔羊之風而又薄榮知止亟勸公引老以成急流之
義是又有可尙者夫其夫婦明德以昌啟冢宰公固有
以也公先卒而萬康壽親見冢宰公貴顯天子加恩贈

公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如其子官而冢宰
公會祖及祖皆贈如公封萬爲一品夫人而曾祖妣祖
妣皆贈如萬冢宰公以萬夫人老再尙疏乞養天子溫
旨弗許而勅有司禮問萬夫人蓋夫人年九十矣方被
疾猶強起拜詔數月疾益甚卒與公合葬于松岡故阡
公子五人長浹卽冢宰次洽七品散官潛邑庠生先卒
浚饒平縣丞漳松江府通判女一嫁李灋孫男十一人
瑗珩琬皆國子生瑛璟皆府學生瓊琬瑄琇孫女九
曾孫男八人曠蔭國子生曾孫女四於是冢宰以父受
明贈制得樹碑神道屬其事於子子謬在太史銘當世
潛德以貽後來職也乃系之詩曰昔在熊氏系出軒后

周始啟封以續神明之胄俾鎮南服建國于楚今茲南
昌楚之疆土豈其苗裔遠率其祖祖有明德作師周王
赫赫冢宰百辟紀綱端笏于朝匡翊聖皇惟我安貞實
肇厥祥德有本始式穀以臧天作其合配亦似之篤生
明哲以昌熾之惟皇錫福推本及親褒存恤往曳玉帔
麟熊雖舊宗寵命實新我作歌詩以告後人相爾孫子
百世其振

江西重建貢院碑記

江西舊貢院自明興設科時建正德間宸濠叛舊貢院
遭兵燹多毀遂卽宸濠所構陽春書院者改新貢院焉
方兵亂初已有司當廢墜不暇給因書院營置謂權宜

得策然識者竊非之事寧數議更建嘉靖丁酉侍御陳
君上其議爲當事者所持遂寢會壬子新貢院災今侍
御吳君因鄉大夫請集藩臬議君議曰昔孔子作春秋
有災必書說者言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馴而爲災
書之著變也逆濠首難鬪覺身隕國絕爲世大諱而所
謂陽春書院固其淫材橫斂以宮室是逞蓋民怨之府
而聚謀不軌之地也而賓興有國盛典有司當齋潔以
貢才賢望之忠孝而始進由是地而出非所以示訓也
且禮所宜赭其宮者而更加飾之本末舛甚天將醜濠
德灰燼之以示赭乎吾屬違而興之不可乃議卽舊貢
院而重建焉初新貢院在城一隅士就試患苦不便而

司試者執事諸所東西不相屬察訪尤難監臨者每慮
焉卽靡有災固議更建矣而舊貢院者當會城之中土
道理均矣居湖之陽水土蕃厚風氣所聚候望者稱其
鬱鬱始設科所建也事實則反其本今其基尙存天其
意者有待哉于是吳君議上報可繚以崇垣重門闢爲
文場度爲前後堂室旁及諸所庖廡皆具瞭視如亘始
入宏廓深遠而中聯絡靚幽所以示嚴密而慎防者無
不咸備煥乎美已工始于某年月日成于某年月日凡
爲室若干楹吳君以舊地頗隘稍拓旁近地廣之云其
成始來請記今制諸省每三年試士上之禮部謂之鄉
試禮部以明年合諸省士去取之貢之天子謂之會試

其年親策而高下之賜之以第謂之殿試然皆由鄉試始也鄉試者卽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其法備于成周觀詩書所載周室得人之多雅頌鹿鳴鳳翽皆嘉賓吉士周官得而序之以舉其職小大之臣罔非正人咸懷忠良以承弼厥辟底于至治蓋孔子稱唐虞于斯爲盛猗與休哉然惟鄉舉里選彼其所以修于家者皆忠孝大節綱常人倫之懿得于實行者深也漢雖重文學經術然數詔天下興廉舉孝廣招賢良方正之士猶爲近古是以前時皆能以行誼自立及其強臣權豎執國僭命逮繫禁錮之慘死徙交迹相踵不悔漢鼎賴以重輕雖不及有周之盛而猶能維持其衰其大義可睹已明興

上鑒周法倣其遺意雜采漢唐宋之制而校之以文去古益遠世益以薄稽行則不勝其僞校文則猶有可考故也今所校皆根本六經傳記大聖賢人之微言奧趣博極諸子百家六藝之文貫穿數千年上下備其興衰治亂之故察當世之務而究極其用其實甚廣而約之于正其不合于道者寡矣至其綱常人倫之大其說尤皆統焉士亦自此而躬行以實之而已吳君以更建之始特發其義徙去逆藩故地昭然示人以跬步不失忠孝之指其繫世教大矣而其制嚴密悉具所以益防其僞而欲得其真也將有如周漢之士出其間矣翼戴其世而著得人之盛者乎予故論其大者使士有所興起

焉江西號稱巨藩士之由貢舉而掇第者往往甲天下位通顯者相望于時始嘗有朝紳半江西之語蓋其樹勳名者亦不可勝數矣是皆由貢院出者也故尤深致意于後云先是旌忠祠附新貢院今貢院更建而祠仍舊以見專祀且曰此二公死忠之地祀之以明忠也是役以吳經理得宜故舉大役有大費而民不病云吳君名某浙之海寧人某君某某皆贊其事與有勞者也得並書

呂梁洪水部陳君去思碑

呂梁自關尉開鑿通道而其間怪石爲險始予家居時聞言呂梁者皆心戰而惕及予北遊京師戒舟而度中

洪而幾敗蓋兢兢而得脫未幾舉進士實與陳君通籍而陳君授水部郎奉天子命督呂梁事士大夫從呂梁至京師者具言陳君鑿洪狀予竊奇之比予請告將母氏還茗雪間並呂梁而南春水方至舟行不戒度以瞬息蓋無復異日之險矣予固亦奇陳君而洪父老數十百人皆謁予請紀呂梁事予趣問所繇諸父老乃前言曰往者洪爲險者水湍石隱出水中以故舟遇敗不可勝數而前後郎皆置不問卽有問者民以爲天地設險鬼神所遺未可以人力治也會陳君至則召諸眾人人怖利害言以同而陳君乃斷曰郎受命來治水事事固在我無慮鬼神鬼神爲民主當相應卽有菑患郎以神

當之迺立聚民數千計率數十人立一長長各率其眾
眾限若干丈各分部鑿處陳君椎牛豬雜具諸酒食往
督作者作震厓屋凡三日而作畢鑿石凡廿有四所衝
二百餘丈廣半之父老因指厓間小山曰此洪所鑿石
成壘也予既聞父老言知陳君益奇且代報命天子諸
父老擁道留居月餘民盛懷歡甚于是父老陳璽等從
千里走茗霄間復謁子曰君往識陳君又親度洪上知
洪事詳父老又嘗具白君今陳君業去而民思不已惟
君幸有以紀之者予聞世之言險者往往稱有神物必
異人爲能持之故志與物驅功與神疑此無他由精誠
足感而見先定也今陳君以數百千載之險平于一旦

事速而功奇有若此者亦足以明人力有合而天限可
爲已予昔與陳君游見其治情性于道術甚深語曰秋
霜至者草花落氣搖搖動者萬物作精見得者成功卓
此非理之必然者耶予惟國家轉漕計至甚重而南北
道當呂洪至甚急陳君平之于國家當思往來度呂梁
者昔險而今平勢不啻什伯往來者當思然陳君于洪
且用民之力民宜有勞而洪之眾人反思之子又聞洪
上人往以洪險道舟楫要金錢甚眾而洪石平人無所
復藉陳又重禁要舟楫金錢者舟楫卽授金錢亡敢受
洪上人宜失其業而思陳君皆而輩也故烏趨于林魚
懷于淵人嚮于德德厚而靡弗思者至公之效也予喜

諸父老思陳君以公故許之勒文紀其事

通州重建察院碑記

御史按行方鎮郡邑在所有察院所以召見吏民布宣
條令列上下之體治文章肅耳目樹防杜微闕慎內外
以重使事之職也自山陬海僻有司莫不立察院歲時
繕治以望行部焉通州故有察院辛卯間燬于火周制
王畿千里之內曰甸服稱內諸侯漢京兆馮翊最貴外
置三輔皆股肱郡也御史按順天者轄京兆地及輔郡
體宜益重事任尤大而通州按行往來道所繇顧察院
廢不治靡所弭節而聽政得非闕乎州昔薊燕地爲漁
陽郡潞邑漢世祖初下新市數用漁陽兵及還薊亟遣

吳漢耿弇等逐銅馬五幡于潞東滅之薊以次咸定遂成帝位後漁陽彭寵抗命復遣祭遵擊走寵將于潞以收漁陽蓋州最燕薊要處初我高皇議下燕也使常開平先移偏帥入州徐武寧繼之而燕平天下一統帝王威武成大業固德其要如此至成帝定開燕建萬世策而州在京兆最爲近鎮東控密雲西連紫荆中■諸邊而立南以一面通海江淮之運多藏粟其間有陳留敖倉之積列城衛而制重其勢尤要焉前年虜內犯騎且薄城下幸逐出塞至是邊復急御史蔡君曰急莫踰州者乃疾馳而至是時以察院毀居西察院西察院者御史巡倉者也卽有急巡倉且並至又遠弗便州人白其

守入請圖之君弗許曰吾聞古歲儉弗舉而春秋作門
重民力民方備虜而圖吾所居乎于是州有識者皆以
政先大體昔陳小國而客不授館單子譏之史氏有取
焉方其時陳豈無事之國耶而所以譏者蓋小國而當
其事政易苟簡足覘其爲國也彼于客館若是而況察
院按部之重哉且方虜急而州上下俱震以御史之重
臨之威外播而人心內安于國體孰大且州在畿近而
部使無所居無蒙單襄之譏乎復入固請乃許而通州
察院成外爲重門度前後堂最後爲樓列爲兩廡吏隸
庖滷之所皆具繚垣而屬之崇廣靚密其可以明上下
閔內外而重使事之職者已是役也守兢兢成之取材

于他所廢靡取費于輿阜之餘直稍益以贖金役舉而財不及民蓋奉君重民力之戒也工始于今年癸丑八月七日畢于九月之十一日僅閱月云予嘗聞自古畿內難治其民統于尊而近上情玩而法不易施寬之益怠操之則伎吏常有所舉動旁顧羣掣議久而不集故漢之治京兆三輔者一切用猛以勝之而每患不克今以茲役觀之可以見治道易行知蔡君之政已君嘗令溧陽溧亦畿邑也廉潔才能至今號爲卓絕及按畿輔務安靜簡供億所至若無事者及其當事遇有警驅馳率先風采甚茂故茲雖一役而有可書者嗟乎御史按部居則與郡吏守紀綱以拊綏元元急則勵將士援桴

鼓知要害之區奮長策以拱衛社稷今時方多壘而京師屏蔽莫如州爲安者予備著之使後來居是院者有考焉蔡君名揚金衛輝人州守劉堤宜得並書云

保定府知府題名碑記

昔召公奭封于燕建國于易州蓋保定燕地也其後爲燕趙之際或合或離皆爲大國疆明興而燕而保定在畿輔稱股肱雄郡議者言漢置三輔鼎立而衛京師今畿郡固猶漢扶風馮翊也而權不稱宜置輔郡高秩比京兆以效鼎足承君之義而置郡莫亟于保定易州之間卽召公故都據形勝扼紫荊諸關之險屹爲西障便初畿輔眞定最大獨保定屯重兵設巡撫填制而易州

亦有備兵憲臣蓋輔郡遺意而或言漢之諸郡皆得以
統軍吏專征伐故邊境有事則各自戰其地其民居則
耕牧自休守境而急則藉之皆勝兵也故漢匈奴非大
入則不待遣將出師而郡守以下自奮勝矣此其兵不
分而責專也今縱不能盡行諸郡而畿郡宜不可緩議
雖未行而朝論知畿郡之重矣間者西土不靖虜屢犯
紫荊邊臣擁峪游騎稍稍薄關關以內殊震而京師九
門陳兵戒嚴蓋知保定尤重矣識者言漢以來建都皆
去邊遠獨明興甚近所以制重壓虜境而奪其膽誠百
世上策然紫荊而南地益平無高山大川之限輕騎馳
日夜而傳國都獨保定居間太山四維之基也故保定

得其人尤急自邊境多震將吏懼不支請師日聞于是遣京率張援益廢旁郡近充之徵調繁矣備日益廣兵日多而燕遠近歲侵諸邊至來石數千錢輓率一鍾而至石轉粟不繼矣時大水燕趙間橫被千里而濫京師決城市堤梁踰甚役不暇給而近郡蕭然煩費矣蓋保定在諸中當往來要衝而已水故多徙道車爭轅而馬接迹民奔命罷矣吾固見保定之難爲也然燕地石公用之矣陵夷至其後裔北抗蠻貊內措強晉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彼召公之烈也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子友人西安趙子爲保定守當其獨難而趙子多任劇才具經略能呼噏立斷大事性精白持高節不絀除民

所最疾苦者一切裁省與休息更始民權呼思奮庶幾
知義而可用矣部使者交察其治行上之咸曰卽有緩
急趙子其人也于是趙子以其郡之題名碑來請時方
數患虜而保定繫京師最重故予論著本末蓋急其所
先者而保定召公地獨故致其意云今召公治燕不可
考然周之王化始于召南當是時聽政棠下而民不忍
伐甘棠之詩作焉蓋其得于人者遠也誠如是則是碑
其甘棠之屬乎否則民聚而議其後是瘡于翦伐已可
不懼哉子故備載之使後之守是郡者覽焉趙子名忻
號尋齊與子同舉進士其詳見于趙名云